

四庫全書薈要

• 乾隆御覽本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後唐紀八

起閏逢敦牂二月盡癸  
蒙協洽凡一年有奇

潞王下

清泰元年二月癸酉蜀主以武泰節度使趙季良  
為司空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領節度使如故

趙季

良遂為孟蜀  
佐命元臣

吳人多不欲遷都者

吳遷都之議  
始上卷明宗

長興四年

都押牙周宗言於徐知誥曰主上西遷公復

須東行

都押牙鎮海寧國兩鎮都押牙也昇州于揚州為西揚州於昇州為東言吳主若西

遷金陵徐知誥須東鎮江都也復扶又翻

不惟勞費甚大且違衆心丙

子吳主遣宋齊丘如金陵諭知誥罷遷都先是知

誥久有傳禪之志

先悉薦翻下先已同

以吳主無失德恐衆

心不悅欲待嗣君宋齊丘亦以為然一旦知誥臨

鏡鑷白髭

鑷尼輒翻髭即移翻在口上曰髭在下曰鬚在頰曰髯

歎曰國家

安而吾老矣奈何周宗知其意請如江都微以傳禪

諷吳主且告齊丘齊丘以宗先已心疾之

先悉薦翻

遣使馳

詣金陵手書切諫以為天時人事未可知誥愕然

徐知誥不

意宋齊丘立異而忽睹其異議故愕然使疏吏翻

後數日齊丘至請斬宗以謝

吳主乃黜宗為池州副使

池州副使池州團練副使也

久之節度副

使李建勲行軍司馬徐玠等屢陳知誥功業宜早從民

望召宗復為都押牙知誥由是疏齊丘

為宋齊丘邀君得禍張本嗚呼

為人臣者當易姓之際謹毋以功名自居荀文若以之咀毒而逝劉穆之以之發病而死范雲恐後時不及療疾以求速愈至於促壽而不暇顧若宋齊丘之疾周宗又其輕淺者耳

朱弘昭馮贇不



欲石敬瑭久在太原且欲召孟漢瓊

孟漢瓊權知天雄軍府見上卷上年

已卯徙成德節度使范延光為天雄節度使代漢瓊徙

潞王從珂為河東節度使兼北都留守徙石敬瑭為成

德節度使皆不降制書但各遣使臣持宣監送赴鎮宣

密院所行文書也是後漢隱帝時郭威以樞密院頭子易置西京留守豈非習於聞見而不以為異邪西班牙有

大使臣小使臣監古銜翻

吳主詔徐知誥還府舍

徐知誥虛府舍以待吳主見上

卷本甲申金陵大火乙酉又火知誥疑有變勒兵自衛

徐知誥之自衛其心猶王夷也

潞王既與朝廷猜阻朝廷又命洋王

從璋權知鳳翔從璋性麤率樂禍

樂音洛

前代安重誨鎮

河中手殺之

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二年

潞王聞其來尤惡之

惡烏

路翻欲拒命則兵弱糧少

少詩沼翻

不知所為謀於將佐皆曰

主上富於春秋政事出於朱馮大王功名震主離鎮必

無全理

離力智翻

不可受也

言不可受代

王問觀察判官滴河馬

脩孫

隋開皇十六年置滴河縣屬渤海郡唐屬棣州九域志滴河縣在棣州西南八十里注云漢都尉許

商鑿此河近海故以

曰今道過京師當何向為便

發此問以

觀衆意

對曰君命召不俟駕

引論語孔子之言

臨喪赴鎮又何疑

焉諸人凶謀不可從也衆哂之

言當過京師臨大行之喪然後赴太原也馬屑

孫之言儒生守經學之言也是時勸潞王拒命者以其言為不達時變故相與哂之哂矢忍翻笑不壞顏為哂

王乃移檄鄰道言朱弘昭等乘先帝疾亟殺長立少

謂殺

從榮而立帝也長知兩翻少詩照翻

專制朝權別踈骨肉動搖藩垣

謂易置石

敬瑭及已也朝直遙翻下同別彼列翻

懼傾覆社稷今從珂將入朝以清

君側之惡而力不能獨辦願乞靈鄰藩以濟之潞王以

西都留守王思同當東出之道

自鳳翔起洛陽道出長安

尤欲與之

相結遣推官郝誦押牙朱廷乂等相繼詣長安說以利

害

說式芮翻

餌以美妓

妓渠綺翻

不從則令就圖之思同謂將吏

曰吾受明宗大恩

王思同自燕降晉梁晉相距思同未嘗有戰功明宗時以久次為節度使

故自言今與鳳翔同反借使事成而榮猶為一時之叛

臣況事敗而辱流千古之醜跡乎遂執詔等以狀聞時

潞王使者多為鄰道所執不則依阿操兩端

不讀曰否操七刀翻

惟隴州防禦使相里金傾心附之

隴州東至鳳翔一百五十里

遣判

官薛文遇往來計事

薛文遇由此為潞王所信用

金并州人也朝廷

議討鳳翔康義誠不欲出外恐失軍權

明宗以康義誠為朴忠豈知其

陰狡乃請以王思同為統帥帥所以羽林都指揮使侯

益為行營馬步軍都虞候

宋白曰長興二年二月敕衛軍神捷神威雄武及魏府廣

捷已下指揮改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揮每十指揮立為一軍每一軍置都指揮使一人兼分為左右廂

知軍情將變辭不行

侯益曾經鄴都之變故爾

執政怒之出為商州

刺史

洛陽至商州八百八十六里

辛卯以王思同為西面行營馬步

軍都部署

前此用兵置帥率以都招討使命之莊宗時明宗為北面招討使以禦契丹房知溫為副

都部署當時為都部署者必有其人又孟知祥拒董璋以趙廷隱為行營都部署後遂以為元帥之任宋氏建

國之初猶前靜難節度使藥彥稠副之

難乃旦前絳州

刺史萇從簡為馬步都虞候嚴衛步軍左廂指揮使尹

暉宋白曰應順元年三月改在京羽林左右四十指揮為嚴衛左右軍然此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與嚴衛

指揮使尹暉並為西征偏裨則似羽林與嚴衛並置羽林指揮使楊思權等皆為

偏裨暉魏州人也蜀主以中門使王處回為樞密使

丁酉加王思同同平章事知鳳翔行府以護國節度

使安彥威為西面行營都監思同雖有忠義之志而御

軍無法潞王老於行陳將士徼幸富貴者心皆向之

戶行

剛翻陳讀曰詔遣殿直楚匡祚執亳州團練使李重吉

陣徼堅堯翻

幽於宋州

九域志亳州西北至宋州一百四十五里重直龍翻

洋王從璋行至關

西

函谷關之西也

聞鳳翔拒命而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三月安彥威

與山南西道張虔釗武定孫漢韶彰義張從賓靜難康

福等五節度使

梁洋涇邠四帥并安彥威而五難乃旦翻

奏合兵討鳳翔漢

韶李存進之子也

晉王克用義兒百有餘人李存進本姓孫後復本姓

乙卯諸

道兵大集於鳳翔城下攻之克東西關城城中死者甚

衆丙辰復進攻城

復扶又翻

期於必取鳳翔城塹卑淺守備

俱乏衆心危急潞王登城泣謂外軍曰吾未冠從先帝

百戰出入生歿金創滿身

冠古玩翻  
創初良翻

以立今日之社稷

汝曹從我目睹其事今朝廷信任讒臣猜忌骨肉我何罪而受誅乎因慟哭聞者哀之張虔釗性褊急主攻城

西南以白刃驅士卒登城士卒怒大詬

褊補典翻詬古侯翻又許侯翻

反攻之虔釗躍馬走免楊思權因大呼曰大相公吾主

也

楊思權本黨於秦王從榮從榮死思權不自安久矣因乘勢奉路王王於明宗諸子為長故稱為大相公

呼火故翻下同

遂帥諸軍解甲投兵請降於潞王

帥讀曰率降戶江翻下同

自西門入以幅紙進潞王曰願王克京城日以臣為節



度使勿以為防團

防團謂防禦團練使也

潞王即書思權可邠寧

節度使授之王思同猶未之知趣士卒登城

起讀日促

尹暉

大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衆皆弃甲投兵而降其

聲震地日中亂兵悉入外軍亦潰思同等六節度使皆

遁去

王思同及張虔釗等五節度為六節度使按孫漢昭時守興元當以藥彥稠足六節度之數

潞

王悉歛城中將吏士民之財以犒軍至於鼎釜皆估直

以給之

犒音到翻估音古

丁巳王思同藥彥稠等走至長安西

京副留守劉遂雍閉門不內乃趣潼關

趣七喻翻

遂雍鄒之

子也

劉鄩梁將也明宗以王淑妃故遂雍皆蒙引拔

潞王建大將旗鼓整衆而

東以孔目官虞城劉延朗為腹心

隋分下邑縣置虞城縣唐屬宋州九域志

在州東北五十五里歐史潞王起於鳳翔與共事者五人節度判官韓昭胤掌書記李專美牙將宋審虔客將

房勗孔目官劉延朗及即位審虔將兵專美與薛文遇主謀議而昭胤勗及延朗掌機密潞王始憂

王思同等併力據長安拒守至岐山

九域志鳳翔府岐山縣東至長安二

百四十里聞劉遂雍不內思同甚喜遣使慰撫之遂雍悉

出府庫之財於外軍士前至者即給賞令過比潞王至

比必利前軍賞遍皆不入城庚申潞王至長安遂雍迎

謁率民財以充賞

府庫之財僅足以給前軍其隨  
潞王繼至者率民財以給之

是日

西面步軍都監王景從等自軍前奔還中外大駭帝不

知所為謂康義誠等曰先帝弃萬國朕外守藩方

謂鎮  
天雄

也當是之時為嗣者在諸公所取耳朕實無心與人爭

國既承大業年在幼冲

五代會要明宗崩  
帝即位年二十

國事皆委諸

公朕於兄弟間不至榛梗

榛梗者隔塞而不通  
榛側詵翻梗古杏翻

諸公以

社稷大計見告朕何敢違軍興之初皆自夸大以為寇

不足平今事至於此何方可以轉禍

言何術可以  
轉禍為福

朕欲

自迎潞王以大位讓之若不免於臯亦所甘心朱弘昭

馮贇大懼不敢對

猜間兄弟以起兵端朱弘昭馮贇為之也事敗而禍集聞帝言乃大懼

義誠欲悉以宿衛兵迎降為已功乃曰西師驚潰蓋主

將失策耳

薦王思同者康義誠也咎王思同者亦康義誠也將即亮翻下同

今侍衛諸

軍尚多臣請自往扼其衝要招集離散以圖後効幸陛

下勿為過憂帝遣使召石敬瑭欲令將兵拒之義誠固

請自行帝乃召將士慰諭空府庫以勞之

勞力到

許以平

鳳翔人更賞二百緡府庫不足當以宮中服玩繼之軍

士益驕無所畏忌負賜物揚言於路曰至鳳翔更請一

分

分扶問翻

遣楚匡祚殺李重吉於宋州匡祚榜捶重吉責

其家財

前已囚重吉於宋州今又使就殺之榜音彭捶止榮翻

又殺尼惠明

召惠明入

禁中見上

初馬軍都指揮使朱洪實為秦王從榮所厚

卷本年

及朱弘昭為樞密使洪實以宗兄事之從榮勒兵天津

橋洪實首為孟漢瓊擊從榮

事見上卷上年首為于偽翻下為之同

康義

誠由是恨之

康義誠許迎從榮而朱洪實擊之故恨

辛酉帝親至左藏

藏祖

浪翻給將士金帛義誠洪實共論用兵利害洪實欲以禁

軍固守洛陽曰如此彼亦未敢徑前然後徐圖進取可

以萬全義誠怒曰洪實為此言欲反邪洪實曰公自欲

反乃謂誰反

康義誠之心事朱洪實知之矣

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訊之

訊問也

二人訟於帝前

訟者爭辯是非曲直

帝不能辨其是非遂斬

洪實

帝但以階級為曲直而不能察事之是非

軍士益憤怒

親上文軍士揚言所云但欲迎

降潞王何暇憤朱洪實之從兵耳

壬戌潞王至昭應

宋大中祥符八

年改昭應縣為臨潼縣九域志在長安東五十里

聞前軍獲王思同王曰思同

雖失計然盡心所奉亦可嘉也癸亥至靈口

九域志臨潼縣之零

口鎮前軍執思同以至王責讓之對曰思同起行間

戶行

剛先帝擢之位至節將節將言建節而為常愧無功以

翻

報大恩非不知附大王立得富貴助朝廷自取禍殃但

恐死之日無面目見先帝於泉下耳

潞王聞王思同之言豈不內愧乎

敗而釁鼓固其所也請早就死王為之改容曰公且休

矣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恥見其面

楊思權等背順附逆故恥見思

同王之過長安

過古禾翻又如字

尹暉盡取思同家資及妓妾

屢言於劉延朗曰若留思同

留者言活之使留於人世故渠綺翻

慮失士

心屬王醉

屬之欲翻

不待報擅殺思同及其妻子王醒怒延

朗嗟惜者累日

癸亥制以康義誠為鳳翔行營都招

討使以王思同副之甲子潞王至華州獲藥彥稠囚之

乙丑至閿鄉

九域志華州東至閿鄉九十里自閿鄉東至陝州一百七十里華戶化翻閿武巾翻

亦作閿

朝廷前後所發諸軍遇西軍皆迎降無一人戰者

丙寅康義誠引侍衛兵發洛陽詔以侍衛馬軍指揮使

安從進為京城巡檢從進已受潞王書潛布腹心矣是

日潞王至靈寶

靈寶縣在陝州西四十五里

護國節度使安彥威匡



國節度使安重霸皆降

莊宗同光四年安重霸以秦州降重直龍翻

惟保義

節度使康思立謀固守陝城以俟康義誠

陝失冉翻

先是捧

聖五百騎戍陝西為潞王前鋒至城下呼城上人曰禁

軍十萬已奉新帝爾輩數人奚為徒累一城人塗地耳

先悉薦翻

累力瑞翻

於是捧聖卒爭出迎思立不能禁不得已亦

出迎丁卯潞王至陝僚佐說王曰今大王將及京畿傳

聞乘輿已播遷

說式芮翻乘繩證翻

大王宜少留於此先移書慰

安京城士庶王從之移書諭洛陽文武士庶惟朱弘昭

馮贇兩族不赦外自餘勿有憂疑康義誠軍至新安

新安

縣西距陝州二百餘里

所部將士自相結百什為羣弃甲兵爭先

詣陝降纍纍不絕義誠至乾壕

九域志陝州陝縣有乾壕鎮乾音干

麾下

纔數十人遇潞王候騎十餘人義誠解所佩弓劍為信

因候騎請降於潞王戊辰閔帝聞潞王至陝義誠軍潰

憂駭不知所為急遣使召朱弘昭謀所向弘昭曰急召

我欲罪之也赴井死安從進聞弘昭死殺馮贇於第滅

其族

考異曰張昭閔帝實錄帝召弘昭不至俄聞自殺乃令從進殺贇按從進傳贇首於陝則贇死非

閔帝之命明矣今不取

傳弘昭贊首於潞王帝欲奔魏州召孟漢

瓊使詣魏州為先置

先置者先路置頓也

漢瓊不應召單騎奔陝

初帝在藩鎮愛信牙將慕容遷及即位以為控鶴指揮

使帝將北度河密與之謀使帥部兵守玄武門

玄武門洛陽宮

城北門帥讀曰率

是夕帝以五十騎出玄武門謂遷曰朕且幸

魏州徐圖興復汝帥有馬控鶴從我遷曰生歟從大家

乃陽為團結帝既出即闔門不行

史言自古以來衆叛親離未有甚於此時

已已馮道等入朝及端門聞朱馮歿帝已北走道及劉

昀欲歸

昀香句翻  
又許羽翻

李愚曰天子之出吾輩不預謀今太

后在宮吾輩當至中書遣小黃門取太后進止然後歸

第人臣之義也道曰主上失守社稷人臣惟君是奉無

君而入宮城恐非所宜

唐之兩都三省及寺  
監皆在宮城之內

潞王已處

處張榜不若歸俟教令乃歸至天宮寺安從進遣人語

之曰

語牛  
倨翻

潞王倍道而來且至矣相公宜帥百官至穀

水奉迎

穀水在洛  
陽城西

乃止於寺中召百官中書舍人盧導

至馮道曰俟舍人久矣所急者勸進文書宜速具草

草者

革創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

其辭其辭導曰潞王入朝百官班迎可也設有廢立當俟太

后教令豈可遽議勸進乎道曰事當務實導曰安有天

子在外人臣遽以大位勸人者邪若潞王守節北面以

大義見責將何辭以對公不如帥百官詣宮門進名問

安取太后進止則去就善矣或問馮道李愚盧導之論其於新舊君之際孰為合

於義乎曰皆非也此如羣奴之事主家主死而有二子

其一養子也其一親子也養子與親子爭家政養子勝

而親子不勝一奴曰皆郎君也吾從其勝者而輔之一

奴之心本亦附勝者而不敢公言附之也曰吾將決諸

主母馮道李愚之謂也或曰盧導之言何如曰盧導之

不肯草勸進文書是也若其持論則猶李愚也至於言

去就之善若是者得為善乎其言之非殆有甚於李愚  
矣曰然則為馮道李愚者當何如曰若漢人之論相主  
在與在主亡與亡可也然亦僅可而已未能盡相道也  
夫子之言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將焉用彼相矣明  
乎此則為相者貴於持危扶顛不以但能盡死為貴也

道未及對從進屢遣人趣

之曰潞王至矣太后太妃已遣中使迎勞矣

趣讀曰促勞力到翻

安得百官無班道等即紛然而去既而潞王未至三相

息於上陽門外

三相馮道李愚劉昫也上陽門上陽宮門也上陽宮在洛陽宮城西

盧導

過於前道復召而語之

復扶又翻語牛倨翻

導對如初李愚曰舍

人之言是也吾輩之罪擢髮不足數

用戰國須賈之言擢拔也數所具翻

康義誠至陝待罪潞王責之曰先帝晏駕立嗣在諸公

今上亮陰政事出諸公何為不能終始陷吾弟至此乎

義誠大慙叩頭請死王素惡其為人

惡烏路翻

未欲遽誅且

宥之馬步都虞候萇從簡左龍武統軍王景戡皆為部

下所執降於潞王東軍盡降

東軍謂自洛陽來者

潞王上牋於太

后取進止遂自陝而東夏四月庚午朔未明閔帝至衛

州東數里遇石敬瑭

石敬瑭自河東來朝至此而遇帝

帝大喜問以社

稷大計敬瑭曰聞康義誠西討何如陛下何為至此帝

曰義誠亦叛去矣敬瑭俛首長歎數四

俛音免

曰衛州刺

史王弘贄宿將習事請與圖之

王弘贄從敬瑭伐蜀嘗為偏將石敬瑭欲擁帝

還衛州以授弘贄使為之所耳

乃往見弘贄問之弘贄曰前代天子播

遷多矣然皆有將相侍衛府庫法物使羣下有所瞻仰

今皆無之獨以五十騎自隨雖有忠義之心將若之何

敬瑭還見帝於衛州驛

自弘贄所還見帝

以弘贄之言告弓箭

庫使沙守榮奔洪進前責敬瑭曰

沙姓古夙沙氏之後史炤曰奔姓也古有

賁姓音奔又音肥後遂為奔

公明宗愛壻

以敬瑭尚明宗女也

富貴相與共之



憂患亦宜相恤今天子播越委計於公冀圖興復乃以

此四者為辭

四者謂敬瑭所言無將相侍衛府庫法物從行幸也

是直欲附賊賣

天子耳

直指石敬瑭心術

守榮抽佩刀欲刺之

刺七亦翻

敬瑭親將

陳暉救之守榮與暉鬪死洪進亦自刎

刎扶粉翻

敬瑭牙內

指揮使劉知遠引兵入盡殺帝左右及從騎獨置帝而

去

考異曰閔帝實錄庚午朔四鼓帝至衛州東七八里遇敬瑭實貞固晉高祖實錄始帝欲與少主俱西

斷孟津北據壺關南向徵諸侯兵乃啓問康義誠西討作何制置云云蘇逢吉漢高祖實錄是夜偵知少帝伏甲欲與從臣謀害晉高祖詐屏人對語方坐庭廡帝密遣御士石敢袖鎚立於後俄頃伏甲者起敢有勇力擁

晉祖入一室以巨木塞門敢力當其鋒死之帝解佩刀  
遇夜晦以在地葦炬未然者奮擊之衆謂短兵也遂散  
走帝乃匿身長垣下聞帝親將李洪信謂人曰石太尉  
死矣帝隔垣呼洪信曰太尉無恙乃踰垣出就洪信兵  
共護晉祖殺建謀者以少主授王弘贊南唐烈祖實錄  
弘贊曰今京國陷危百官無主必相率攜神器西向公  
何不囚少帝西迎潞王此萬全之計敬瑄然其語敬瑄  
按為二漢實錄者必為二祖飾非今從閔帝實錄敬瑄

遂趣洛陽

趣七喻翻

是日太后令內諸司至乾壕迎潞王

考

異曰廢帝實錄三十日太后傳令至并內司迎奉至乾  
壕帝促令還京按長曆三月辛丑朔四月庚午朔三月  
無三十日廢王亟遣還洛陽初潞王罷河中歸私第事  
帝實錄誤也

二百七十七卷  
明宗長興元年

王淑妃數遣孟漢瓊存撫之

數所漢瓊

自謂於王有舊恩至澠池西

九域志澠池在洛陽之西一百五十六里澠彌充翻

澠池縣名

見王大哭欲有所陳王曰諸事不言可知仍自預

從臣之列

從才用翻

王即命斬於路隅

山南西道節度使

張虔釗之討鳳翔也留武定節度使孫漢韶守興元虔

釗既敗奔歸興元與漢韶舉兩鎮之地降于蜀蜀主命

奉鑾肅衛馬步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李肇將兵五千

還利州

李肇本鎮昭武蜀主召之入領宿衛今使將兵還鎮似應接梁洋

右匡聖馬步

都指揮使寧江節度使張業將兵一萬屯大漫天以迎

之

先是蜀主以兵疲民困不用趙廷隱取山南之計今乘時而坐得之其庸多矣

壬申潞王

至蔣橋百官班迎於路傳教以未拜梓宮未可相見

傳教

謂傳令也王所下令為教

馮道等皆上牋勸進

終不用虛導之言

王入謁太

后太妃詣西宮伏梓宮慟哭自陳詣闕之由馮道帥百

官班見

見賢通翻

拜

絕句

王荅拜道等復上牋勸進

復扶又翻

王立

謂道曰予之此行事非獲已俟皇帝歸闕園寢禮終當

還守藩服羣公遽言及此甚無謂也癸酉太后下令廢

少帝為鄂王

考異曰閔帝實錄云七日廢帝為鄂王今從廢帝實錄

以潞王知軍

國事權以書詔印施行

書詔印畫可所用者也閔帝之出奔也蓋以八寶自隨

百

官詣至德宮門待罪

五代會要天成年中書門下奏請以洛京潛龍舊宅為至德宮蓋

明宗舊第也按歐史時潞王入居至德宮

王命各復其位甲戌太后令潞王

宣即皇帝位乙亥即位于樞前帝之發鳳翔也許軍士

以入洛人賞錢百緡既至問三司使王玫

玫莫林翻

以府庫

之實

問其實數

對有數百萬在既而閱實金帛不過三萬兩

匹而賞軍之費計應用五十萬緡帝怒玫請率京城民

財以足之數日僅得數萬緡帝謂執政曰軍不可不賞

人不可不恤今將奈何執政請據屋為率無問士庶自

居及僦者預借五月僦直從之

僦即就翻  
賃居為僦

王弘贇遷

閔帝於州解

解古監翻

帝遣弘贇之子殿直巒往醜之戊寅

巒至衛州謁見

見賢通翻

閔帝問來故不對

問巒以所以來之故

弘贇

數進酒

數所角翻

閔帝知其有毒不飲巒縊殺之

年二

閔帝

性仁厚于兄弟敦睦雖遭秦王忌疾閔帝坦懷待之卒

免於患

事見上卷明帝長興三年卒子恤翻

及嗣位於潞王亦無嫌而朱

弘昭孟漢瓊之徒橫生猜間

橫戶孟翻  
間古莧翻

閔帝不能違以

致禍敗焉孔妃尚在宮中

妃孔循之女

潞王使人謂之曰重

吉何在

以通鑑書法言之潞王於此當書帝蓋承前史偶失於修改也

遂殺妃并其四

子閔帝之在衛州也惟磁州刺史宋令詢遣使問起居

聞其遇害慟哭半日自經歿

宋令詢出磁州見上卷上年事閔帝有始終者宋令

詢一人而已

已卯石敬瑭入朝

庚辰以劉昫判三

磁瑋之朝

司辛巳蜀大赦改元明德帝之起鳳翔也召興州

刺史劉遂清遲疑不至聞帝入洛乃悉集三泉西縣金

牛桑林戍兵以歸自散關以南城鎮悉弃之皆為蜀人

所有癸未入朝帝欲治罪以其能自歸乃赦之

邊境之臣委弃

城鎮乃以其能自歸而不誅安有効死弗去者乎治直之翻

遂清郢之姪也

甲申

蜀將張業將兵入興元洋州

乙酉改元大赦

改元清泰

丁亥以宣徽南院使郝瓊權判樞密院前三司使王玫

為宣徽北院使鳳翔節度判官韓昭胤為左諫議大夫

充端明殿學士 戊子斬河陽節度使判六軍諸衛兼

侍中康義誠滅其族

康義誠欲舉宿衛兵迎降以為已功而不免於族滅此傳瑕所以死

於鄭厲公之類也

己丑誅藥彥稠

修河中怨也

庚寅釋王景戡裴



從簡 有司百方斂民財僅得六萬帝怒下軍巡使獄

晝夜督責

凡輸財稽違者則下之軍巡使獄以督責之也下戶嫁翻

囚繫滿獄至自

經赴井而軍士遊市肆皆有驕色市人聚詬之曰汝曹

為主力戰立功良苦

詬舌候翻又許候翻為于偽翻下能為同

反使我輩鞭

笞杖背出財為賞汝曹猶揚揚自得獨不愧天地乎是

時竭左藏舊物及諸道貢獻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

皆出之

藏徂浪翻珥忍止翻耳當也

纔及二十萬緡帝患之李專美

夜直

李專美本鳳翔掌書記時為樞密直學士

帝讓之曰卿名有才不能為

我謀此留才安所施乎

為于偽翻

專美謝曰臣駑劣陛下擢

任過分

駑音奴分扶問翻

然軍賞不給非臣之責也竊思自長

興之季賞賚亟行卒以是驕

事始見上卷長興四年亟去吏翻卒藏沒翻士卒也

繼以山陵及出師帑藏遂涸

帑它朗翻藏徂浪翻涸戶郭翻以水為諭言枯涸也

雖有無窮之財終不能滿驕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

困之中而得天下

此言在鳳翔時諸軍推戴之事

夫國之存亡不專繫

於厚賞亦在修法度立紀綱陛下苟不改覆車之轍臣

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

帝起事於鳳翔共事者五人能言及此者獨李專美

耳今財力盡於此矣宜據所有均給之何必踐初言乎  
帝以為然壬辰詔禁軍在鳳翔歸命者自楊思權尹暉  
等各賜二馬一駝錢七十緡下至軍人錢二十緡其在  
京者各十緡軍士無厭厭於鹽翻猶怨望為謠言曰除去菩  
薩扶立生鐵以閔帝仁弱帝剛嚴有悔心故也去羌呂翻

乎翻薩桑割翻閔帝小字菩薩

丙申葬聖德和武欽孝皇帝于徽陵

徽陵在河南府洛陽縣

廟號明宗帝哀經護從至陵所宿焉

哀倉回翻

從才用翻

五月丙午以韓昭胤為樞密使以莊宅使劉延

朗為樞密副使權知樞密院房嵩為宣徽北院使嵩長

安人也

嵩古老翻

帝與石敬瑭皆以勇力善鬪事明宗為

左右然心競素不相悅

心競本諸左傳師曠之言競爭也

帝即位敬瑭

不得已入朝山陵既畢不敢言歸時敬瑭久病羸瘠

羸倫

為翻瘠秦昔翻

太后及魏國公主屢為之言

魏國公主明宗之女下嫁石敬瑭曹

太后所生也歐史公主初號永寧公主是年進封魏國長公主為于偽翻

而鳳翔將佐多勸

帝畱之惟韓昭胤李專美以為趙延壽在汴不宜猜忌

敬瑭

趙延壽時為宣武帥逼近洛都又其父德鈞在幽州擁彊兵言若猜忌敬瑭趙延壽必懼而生心

帝亦見其骨立不以為虞乃曰石郎不惟密親兼自少

與吾同艱難

少詩照翻

今我為天子非石郎尚誰託哉乃復

以為河東節度使

復扶又翻又如字縱石敬瑭歸鎮乃復疑而徙之此所以速禍也

戊午以隴州防禦使相里金為保義節度使

賞其先通欵於鳳翔

也

丁未階州刺史趙澄降蜀

戊申以羽林軍使楊

思權為靜難節度使

踐鳳翔片紙所書之言也難乃旦翻

己酉張虔釗

孫漢韶舉族遷于成都

庚戌以司空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馮道同平章事充匡國節度使

以天雄節度

使兼侍中范延光為樞密使 帝之起鳳翔也悉取天

平節度使李從暉家財甲兵以供軍

李從暉家其父茂貞以來再世鎮鳳

翔從暉雖移鎮而將行謂將東趣

家財甲兵猶在焉 鳳翔之民遮馬請復

以從暉鎮鳳翔

又翻

帝許之至是從暉為鳳翔節度

使 長興元年從暉自鳳翔入朝徙宣武 初明宗為北

面招討使

莊宗同光二年始以明宗為北面招討使

平盧節度使房知溫為

副都部署帝以別將事之嘗被酒忿爭

被皮義翻師古曰被加也被酒

者為酒所加

拔刃相擬及帝舉兵入洛知溫密與行軍司馬

李冲謀拒之冲請先奉表以觀形勢還言洛中已安定  
壬戌入朝謝罪帝優禮之知温貢獻甚厚 吳鎮南節  
度使守中書令東海康王徐知詢卒 蜀人取成州

六月甲戌以皇子左衛上將軍重美為成德節度使同  
平章事兼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 文州都指揮使成

延龜舉州附蜀

周文王第五子邲叔武封於邲或言成王封季載於邲其後以國為氏或去邑

為成氏

吳徐知誥將受禪忌昭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臨

川王濛

昭武軍利州時屬蜀吳使濛遙領耳

遣人告濛藏匿亡命擅造兵

器丙子降封歷陽公幽于和州命控鶴軍使王宏將兵

二百衛之

漢見忌之始見二百七十一卷梁貞明五年

劉昫與馮道昏姻

昫性苛察李愚剛褊道既出鎮

謂出鎮同州也

二人論議多不

合事有應改者愚謂昫曰此賢親家所為更之不亦便

乎

傳曰妻父曰昏壻父曰姻凡娶以昏時婦人陰也故謂之昏壻家女之所因故曰姻二父相呼謂之親家

更工衡翻下欲更同

昫恨之由是動成忿爭至相詬罵各欲非時

求見

見賢通翻

事多凝滯帝患之欲更命相問所親信以朝

臣聞望空為相者

聞音問

皆以尚書左丞姚顗太常卿盧



文紀秘書監崔居儉對論其才行互有優劣

行下孟翻

帝不

能決乃寘其名於瑠璃瓶夜焚香祝天且以筮挾之

當挾

作挾挾古協翻記曲禮羹之有菜者用挾注云挾猶箸也今人或謂箸為挾提首得文紀次得

顓秋七月辛亥以文紀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居儉

之子也

崔蒺見二百五十一卷唐懿宗咸通十年

帝欲殺楚匡祚

以楚匡祚殺重

吉也韓昭胤曰陛下為天下父天下之人皆陛下子用法

宜存至公匡祚受詔檢校重吉家財不得不爾今族匡

祚無益死者恐不厭衆心

厭益涉翻伏也合也

乙卯長流匡祚於

登州 丁巳立沛國夫人劉氏為皇后

劉后應州渾元人元一作源

回鶻入貢者多為河西雜虜所掠詔將軍牛知柔帥

禁兵衛送

帥讀日率

與邠州兵共討之

吳徐知誥召左僕

射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宋齊丘還金陵以為諸道都

統判官加司空於事皆無所關預

徐知誥疎宋齊丘事始上二月召之還金

陵而不使預事者恐其沮止禪代之議故爾

齊丘屢請退居知誥以南園給

之 護國節度使洋王從璋歸德節度使涇王從敏皆

罷鎮居洛陽私第帝待之甚薄從敏在宋州預殺重吉

帝尤惡之

歸德軍宋州殺重吉於宋州見上三月惡烏路翻

嘗侍宴禁中酒酣

顧二王曰爾等皆何物輒據雄藩二王大懼太后叱之

曰帝醉矣爾曹速去蜀置永平軍于雅州以孫漢韶

為節度使復以張虔釗為山南西道節度使同平章事

虔釗固辭不行

孫漢韶張虔釗同以梁洋降蜀蜀以節鎮授之孫漢韶赴雅州而張虔釗固辭

不赴梁州者無面目以見梁州人士也唐末置永平軍於邛州後徙雅州蓋莊宗滅蜀而廢之今後蜀復置之

也蜀主得風疾踰年至是增劇甲子立子東川節度

使同平章事親衛馬步都指揮使仁賛為太子仍監國

監古  
銜翻

召司空同平章事趙季良武信節度使李仁罕保

寧節度使趙廷隱樞密使王處回捧聖控鶴都指揮使

張公鐸奉鑾肅衛指揮副使侯弘實受遺詔輔政是夕

殂祕不發喪王處回夜啓義興門告趙季良處回泣不

已季良正色曰今彊將握兵專伺時變伺相吏翻宜速立嗣

君以絕覲覲

彊將謂李仁罕李肇等覲音冀覲音俞

豈可但相泣邪處回

收淚謝之季良教處回見李仁罕審其詞旨然後告之

處回至仁罕第仁罕設備而出遂不以實告

史言李仁罕已遊於

趙季良等數內丙寅宣遺制命太子仁贊更名昶丁卯即皇帝

位

昶蜀主第三子也更工衡翻

初帝以王玫對左藏見財失實

事見

上四月藏徂浪翻見賢遍翻

故以劉昫代判三司昫命判官高延賞

鈎考窮覈皆積年逋欠之數姦吏利其徵責勾取故存

之

句居大翻

昫具奏其狀且請察其可徵者急督之必無可

償者悉蠲之韓昭胤極言其便八月庚午詔長興以前

戶部及諸道逋租三百三十八萬虛煩簿籍咸蠲免勿

徵貧民大悅而三司吏怨之辛未以姚顗為中書侍

郎同平章事

右龍武統軍索自通以河中之隙

見二百七

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

心不自安戊子退朝過洛自投于水而卒

洛水貫都城故自通退朝過之自投于水

帝聞之大驚贈太尉丙申以

前安國節度使同平章事趙鳳為太子太保九月癸

卯詔鳳翔益兵守東安鎮以備蜀

東安鎮當在鳳翔西界蜀既出關收階成

之地故益兵以備之

蜀衛聖諸軍都指揮使武信節度使李仁

罕自恃宿將有功復受顧託

復扶又翻

求判六軍令進奏吏

宋從會以意諭樞密院又至學士院偵草麻

偵丑鄭翻

蜀主

不得已甲寅加仁罕兼中書令判六軍事以左匡聖都  
指揮使保寧節度使趙廷隱兼侍中為之副 己未雲

州奏契丹入寇北面招討使石敬瑭奏自將兵屯百井  
以備契丹辛酉敬瑭奏振武節度使楊檀擊契丹于境  
上却之 蜀奉鑾肅衛都指揮使昭武節度使兼侍中

李肇聞蜀主即位顧望不時入朝至漢州留與親戚燕  
飲踰旬冬十月庚午始至成都稱足疾扶杖入朝見

賢見

通翻

見蜀主不拜

李肇之傲幼君亦由武夫  
倔彊不學無識以自貽禍

戊寅左僕

射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李愚罷守本官吏部尚書兼門

下侍郎同平章事判三司劉昫罷為右僕射三司吏聞

昫罷相皆相賀無一人從歸第者

以昫奏蜀諸道逋租吏無所緣徵責以漁

利也蜀捧聖控鶴都指揮使張公鐸與醫官使韓繼勳

豐德庫使韓保貞茶酒庫使安思謙等皆事蜀主於藩

邸素怨李仁罕共譖之云仁罕有異志蜀主令繼勳等

與趙季良趙廷隱謀因仁罕入朝命武士執而殺之

趙廷

隱自克東川與李仁罕爭功怨隙之深有自來仁罕之求判六軍蜀主命廷隱為之副所以防仁罕仁罕之不



覺其冥頑凶悖取死宜矣然趙廷隱終亦不能免近習之譏其得死於牖下者幸也 癸未下詔暴

其罪并其子繼弘及宋從會等數人皆伏誅是日李肇

釋杖而拜

李肇事孟知祥於董璋之難陰拱而觀其孰勝董璋既死肇宜不免於死矣孟知祥念其

劔州之功不以為罪及事少主釋位入朝倨傲不拜其誰能容之一見李仁罕之誅遽釋杖而拜前倨後恭欲以求免不亦難乎通鑑書之 蜀源州都押牙文景琛

以為武夫恃功驕悖者之戒

據城叛

徧考新舊唐志及九域圖志寰宇記皆不載源州建置之由與其地歐史職方考曰州縣九唐

故而廢於五代者若五代所置而見於今者及縣之割隸今因之者皆宜列以備職方之考其餘嘗置而復廢嘗改割而復舊皆不足書則知源州蓋蜀所置而尋廢此其所以無傳同光之克蜀也得州六十四見於職方

考者五十三州而已如源州等蓋皆六十四州之數按  
薛史後蜀潘仁嗣授武定節度使源壁等州觀察營田  
處置等使周師攻秦鳳孟貽業駐軍平利  
為褒源之援則蜀置源州屬武定軍節度

果州刺史李

延厚討平之

蜀主左右以李肇倨慢請誅之戊子以

肇為太子少傅致仕徙邛州

邛渠恭鞠

吳主加徐知誥大

丞相尚父嗣齊王九錫辭不受

雄武節度使張延朗

將兵圍文州

唐末置天雄節度於秦州後唐改為雄武節度

階州刺史郭知瓊

拔尖石寨蜀李延厚將果州兵屯興州遣先登指揮使

范延暉將兵救文州延朗解圍而歸興州刺史馮暉自

乾渠引戍兵歸鳳翔

時階興二州皆已入于蜀唐蓋使郭知瓊馮暉領二州刺史以進取

而不克也薛史曰長興中馮暉為興州刺史以乾渠為治所乾音干

十一月徐知誥召

其子司徒同平章事景通還金陵

自江都還金陵也

為鎮海寧

國節度副大使諸道副都統判中外諸軍事以次子牙

內馬步都指揮使海州團練使景遷為左右軍都軍使

左僕射參政事留江都輔政 十二月己巳以易州刺

史安叔干為振武節度使齊州防禦使尹暉為彰國節

度使

安叔干以捍契丹之功尹暉則鳳翔歸命之賞也

叔干沙陀人也

宋白曰安叔干

本貫雲州界戶屬  
奉誠軍灰泉村

壬申石敬瑭奏契丹引去罷兵歸

自百井歸  
晉陽也

乙亥徵雄武節度使張延朗為中書侍郎

同平章事判三司

辛巳漢皇后馬氏殂

馬氏楚王殷女也

甲申蜀葬文武聖德英烈明孝皇帝于和陵廟號高祖

乙酉葬鄂王于徽陵城南

唐園陵之制兆域之外繚以垣牆列植栢樹謂之栢

城封纔數尺觀者悲之

考異曰閔帝實錄及薛史閔帝紀皆云晉高祖即位謚曰閔

與秦王及重吉並葬徽陵域中今從廢帝實錄

是歲秋冬旱民多流亡同華

蒲絳尤甚

華戶化翻

漢主命判六軍秦王弘度募宿衛兵

千人皆市井無賴子弟弘度昵之

昵質翻

同平章事楊洞

潜諫曰秦王國之冢嫡

冢大也

宜親端士使之治軍已過

矣

治直翻

况昵羣小乎漢主曰小兒教以戎事過煩公憂

終不戒弘度洞潜出見衛士掠商人金帛商人不敢訴

歎曰政亂如此安用宰相因謝病歸第久之不召遂卒

二年春正月丙申朔閏大赦改元永和 二月丙寅

朔蜀大赦 甲戌以樞密使天雄節度使兼侍中范延

光為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 丁丑夏州節度使李彝

超上言疾病

夏戶雅翻上時掌翻疾甚為病

以兄行軍司馬彞殷權知

軍州事彞超尋卒

戊寅蜀主尊母李氏為皇太后太

后太原人本莊宗後宮也以賜蜀高祖

孟知祥事莊宗夙蒙親任故以

後宮賜之史詳書李氏之所自來以別於福慶長公主

己丑追尊帝母魯國夫

人魏氏曰宣憲皇太后

魏氏本平山王氏婦也少寡與帝皆為明宗所掠

閏

主立淑妃陳氏為皇后初閩主兩娶劉氏皆士族美而

無寵陳后本閩太祖侍婢金鳳也陋而淫閩主嬖之

皮嬖

義翻又必計翻

以其族人守恩匡勝為殿使

殿使閩所置官

三月辛

丑以前宣武節度使兼侍中趙延壽為忠武節度使兼

樞密使

以李彝殷為定難節度使

李彝殷後避宋朝廟諱改名彝興其

子則李繼捧李繼遷也難乃旦翻

己酉贈吳越王元瓘母陳氏為晉

國太夫人元瓘性孝尊禮母黨厚加賜與而未嘗遷官

授以重任

壬戌以彰聖都指揮使安審琦領順化節

度使

五代會要清泰元年六月改捧聖馬軍為彰聖左右軍嚴衛步軍為寧衛左右軍梁嘗改滄州義昌

軍為順化軍後唐復唐之舊為橫海軍前此吳越錢元珣判明州領順化節度使審琦所領蓋楚州順化軍也

審琦金全之子也

安金全代北舊將

太常丞史在德性狂狷

上書歷詆内外文武之士

薛史載在德書其畧曰朝廷任事率多濫進稱武士者不

閑計策雖被堅執銳戰則弃甲窮則背軍稱文士者鮮有藝能多無士行問策謀則杜口作文字則倩人所謂虛設具負枉費國力逢陛下維新之運是文明革獎之秋臣請應内外所管軍人凡勝衣甲者請宣下本軍大將一一考試武藝短長權謀深淺居下位有將才者便拔為大將居上位無將畧者移之下軍其東班臣僚請內出策題下中書令宰臣面試如下位有大才須拔居大位無大才即移之下僚猶吉據翻詆丁禮翻請

徧加考試黜陟能否執政及朝士大怒盧文紀及補闕

劉濤楊昭儉等皆請加罪帝謂學士馬胤孫曰朕新臨

天下宜開言路若朝士以言獲罪誰敢言者卿為朕作



詔書宣朕意

馬胤孫時為翰林學士為于偽翻

乃下詔畧曰晉魏徵請

賞皇甫德參

見一百九十四卷太宗貞觀八年

今濤等請黜史在德事

同言異何其遠哉在德情在傾輸安可責也

傾輸謂傾其胸腹所

懷而輸忠於上

昭儉嗣復之曾孫也

楊嗣復文宗時為相

吳加徐景遷

同平章事知左右軍事徐知誥令尚書郎陳覺輔之考

異曰江南錄時先主權位日隆中外皆知有代謝之勢而以吳主恭謹守道欲待嗣君先主次子景遷吳主之壻也先主鍾愛特甚齊丘使陳覺為景遷教授為之聲價齊丘參決時政多為不法輒歸過於嗣主而盛稱景遷之美幾有奪嫡之計所以然者以吳主少而先主老必不能待他日得國授于景遷易制已為元老威權無

上矣此其日夕為謀也先主覺之乃召齊丘如金陵以  
為己之副遙兼申蔡節度使無所關預從容而已今從

十國謂覺曰吾少時與宋子嵩論議好相詰難少詩照  
翻好呼

到翻詰去吉或吾捨子嵩還家或子嵩拂衣而起子嵩  
翻難乃旦翻

携衣笥望秦淮門欲去者數矣吾常戒門者止之宋齊  
丘字

子嵩秦淮門金陵  
城門數所角翻吾今老矣猶未徧達時事况景遷年

少當國故屈吾子以誨之耳 夏四月庚午蜀以御史

中丞龍門毋昭裔為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龍門縣本漢  
皮氏縣後魏

更名唐屬河中府九域志在府東北九十五里毋姓也  
毋丘氏或為毋氏望出平昌鉅鹿開元補闕有毋景洛

陽人一云吳人母武夫翻

癸未加樞密使刑部尚書韓昭胤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辛卯以宣徽南院使劉延皓為刑部尚

書充樞密使延皓皇后之弟也癸巳以左領軍衛大將

軍劉延朗為本衛上將軍充宣徽北院使兼樞密副使

五月丙申契丹寇新州及振武 庚戌賜振武節度

使楊檀名光遠

薛史載中書奏準天成三年正月敕凡廟諱但回避正文其偏旁文字不在減

少點畫今鄭州節度使楊檀檀州金壇等名酌情制宜並請改之其表章文案偏旁字缺點畫凡臣僚名涉偏

旁亦請改名詔曰偏旁文字音韻懸殊止避正呼不宜全改楊檀宜賜名光遠餘依舊按此以明宗廟諱宜字

避偏旁也楊檀時不  
鎮定州當從通鑑

六月吳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

柴再用卒先是史官王振嘗詢其戰功

先悉薦翻

再用曰鷹

犬微効皆社稷之靈再用何功之有竟不報

有功而不求聞武人

如柴再用者亦可稱也

契丹寇應州

河東節度使北面總管

石敬瑭既還鎮

去年五月帝令石敬瑭還太原

陰為自全之計帝好咨

訪外事

好呼到翻

常命端明殿學士李專美翰林學士李崧

知制誥呂琦薛文遇翰林天文趙延乂等

唐之中世司天臺有天文

博士二人正八品下天文觀生九十人天文生五十人皆掌候天文翰林天文居翰林院以候天文者也更

直於中興殿庭與語或至夜分時敬瑭二子為內使

工更

衡翻內使內諸司使按石敬瑭拒命之時其子重殷為右衛上將軍重裔為皇城副使

曹太后則

晉國長公主之母也

敬瑭妻魏國公主是年四月進封晉國長知兩翻

敬瑭賂

太后左右令伺帝之密謀事無巨細皆知之敬瑭多於

賓客前自稱羸瘠不堪為帥

羸倫為翻瘠在亦翻帥所類翻

冀朝廷不

之忌時契丹屢寇北邊禁軍多在幽并敬瑭與趙德鈞

求益兵運糧朝夕相繼

敬瑭求兵糧以實并州趙德鈞求兵糧以實幽州

甲申

詔借河東人有蓄積者菽粟乙酉詔鎮州輸絹五萬匹

於總管府糴軍糧

總管府在晉陽石敬瑭時為北面馬步軍都總管故也

率鎮冀

人車千五百乘運糧於代州

九域志鎮州西北至代州六百二十里乘繩證翻

又詔魏博市糴時水旱民飢敬瑭遣使督趣嚴急

趣讀曰促

山東之民流散

此謂太行常山之東

亂始兆矣

史叙致亂之由

敬瑭將大

軍屯忻州朝廷遣使賜軍士夏衣傳詔撫諭軍士呼萬

歲者數四

時驕兵習於聞見又欲扶立石敬瑭以希賞

敬瑭懼幕僚河內段

希堯請誅其唱首者敬瑭命都押衙劉知遠斬挾馬都

將李暉等三十六人以徇希堯懷州人也帝聞之益疑

敬瑭 壬辰詔竊盜不計賊多少并縱火彊盜並行極

法 閩福王繼鵬私於宮人李春鶯繼鵬請之於陳后

后白閩主而賜之 秋七月以樞密使劉延皓為天雄

節度使 乙巳以武寧節度使張敬達為北面行營副

總管將兵屯代州以分石敬瑭之權 為令張敬達討石敬瑭張本

帝深以時事為憂嘗從容讓盧文紀等以無所規贊 從才

容翻 丁巳文紀等上言臣等每五日起居與兩班旅見暫

獲對揚 見賢通翻兩班者文武官分為東西兩班書說命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注云對答

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後人遂以面對為對揚。

侍衛滿前雖有愚慮不敢敷陳。

竊見前朝自上元以來置延英殿或宰相欲有奏論天

子欲有咨度

上元唐肅宗年號度徒洛翻

旁無侍衛故人得盡言望

復此故事惟聽機要之臣侍側

機要之臣謂樞密

詔以舊制五

日起居百僚俱退宰相獨升若常事自可敷奏或事應

嚴密不以其日或異日聽于閣門奏牒子當盡屏侍臣

屏必郢翻又卑正翻

於便殿相待何必襲延英之名也

吳潤州

團練使徐知諤狎昵小人

昵尼質翻

游燕廢務作列肆于牙



城西躬自貿易

貿音茂

徐知誥聞之怒召知諤左右詰責

知諤懼或謂知誥曰忠武王最愛知諤

徐溫謚忠武王

而以後

事傳于公

徐知誥之得政在於定朱瑾之難若徐溫臨沒而傳政於知誥非本心也事見二百七十

六卷明宗天成二年

往年知詢失守

謂自昇州召知詢還揚州也

論議至今未

息借使知諤治有能名

治直吏翻

訓兵養民於公何利知誥

感悟待之加厚

九月丙申吳大赦改元天祚

己酉

以宣徽南院使房暉為刑部尚書充樞密使

暉古老翻

宣徽

北院使劉延朗為南院使仍兼樞密副使於是延朗及

樞密直學士薛文遇等居中用事嵩與趙延壽雖為使

長

樞密使為樞密院之長長知兩翻

其聽用之言什不三四嵩隨執可

否不為事先每幽并遣使入奏樞密諸人環坐議之嵩

多俛首而寐比覺引頸振衣則使者去矣

俛音免比必利翻覺居效

翻啓奏除授一歸延朗

為劉延朗受誅於晉房嵩獲全張本然二人皆帝之親臣也延

朗之好貨非也嵩之避事亦非矣

諸方鎮刺史自外入者必先賂延朗

後議貢獻賂厚者先得內地賂薄者晚得邊陲由是諸

將帥皆怨憤帝不能察 蜀金州防禦使全師郁寇金

州板水寨

按元和郡縣志漢水去金州城百步故唐置水寨以防蜀兵

城中兵纔千

人都監陳知隱託它事將兵三百沿流遁去防禦使馬

全節罄私財以給軍出奇死戰蜀兵乃退戊寅詔斬知

隱初閩主有幸臣曰歸守明出入臥內閩主晚年得

風疾陳后與守明及百工院使李可殷私通國人皆惡

之莫敢言

惡烏路翻

可殷嘗譖皇城使李倣於閩主后族陳

匡勝無禮於福王繼鵬倣及繼鵬皆恨之閩主疾甚繼

鵬有喜色倣以閩主為必不起冬十月己卯使壯士數

人持白挺擊李可殷殺之

挺待鼎翻

中外震驚庚辰閩主疾

少間

間如字

陳后訴之閩主力疾視朝詰可殷死狀倣懼

而出俄頃引部兵鼓譟入宮閩主聞變匿於九龍帳下

閩主命錦工作九龍帳國人歌之曰誰謂九龍帳惟貯一歸郎歸郎謂守明也

亂兵刺之而出

刺七亦翻

閩主宛轉未絕宮人不忍其苦為絕之

為絕其命也為于偽

翻倣與繼鵬殺陳后陳守恩陳匡勝歸守明及繼鵬弟

繼韜繼韜素與繼鵬相惡故也辛巳繼鵬稱皇太后令

監國是日即皇帝位

皇太后璘母黃氏也繼鵬璘之長子

更名昶

更工衡翻

諡

其父曰齊肅明孝皇帝廟號惠宗既而自稱權知福建

節度事遣使奉表于唐大赦境內立李春鶯為賢妃初

閩惠宗娶漢主女清遠公主廣州有清遠縣使宦者閩清林延

遇置邸於番禺唐志無閩清縣蓋王氏始分置也九域志閩清縣屬福州在州西北一百五十

里宋白曰唐貞元元年割侯官縣十鄉為梅溪場梁乾化元年改為閩清縣番音潘專掌國信漢

主賜以大第稟賜甚厚數問以閩事稟筆錦翻給也數所角翻延遇

不對退謂人曰去閩語閩去越語越處人宮禁可如是

乎處昌呂翻漢主聞而賢之以為內常侍使鉤校諸司事延

遇聞惠宗遇弒求歸不許素服向其國三日哭

史言林延遇不

忘舊君

荆南節度使高從誨性明達親禮賢士委任梁

震以兄事之震常謂從誨為郎君

門生故吏呼其主之子為郎君梁震事高

季興從誨之父也故以郎君呼從誨

楚王希範好奢靡

好呼到翻下玩好同

游談者

共誇其盛從誨謂僚佐曰如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

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等差彼乳臭子驕侈僭怙

怙它蓋翻

奢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又足慕乎從誨久而

悟曰公言是也它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已

過矣乃捐去玩好

去羌呂翻  
好呼到翻

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

內以安梁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

先王  
謂高

季興嗣王謂從  
誨屬之欲翻

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

事人矣

復扶  
又翻

遂固請退居從誨不能留乃為之築室于

土洲

為于偽翻江陵有九十九洲土洲其一也梁震  
事高氏始二百六十六卷梁太祖開平二年

震

披鶴氅

氅昌  
兩翻

自稱荆臺隱士每詣府跨黃牛至聽事

聽  
讀

曰從誨時過其家

過音  
戈

四時賜與甚厚自是悉以政事

屬孫光憲

屬之  
欲翻

臣光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徙從高

誨之美馬希範是侈心之萌芽也而孫光憲力言之以妨微高從誨因光憲之言捐玩好而樂經史思所以阜民保境是遷善也梁震成功而能退梁震翼黃高氏父于能保其國是功也

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喪息

浪翻

吳加中書令徐知誥尚父太師大丞相大元帥進封齊

王備殊禮以昇潤宣池歙常江饒信海十州為齊國考徐

知誥所封十州自潤循江而上至于江則中斷吳國之腰膂江都之與洪鄂脉理不屬矣自常潤被海界淮而



有海州則有包舉吳國之勢其規圖自以為得當是時合全吳之人歸心知誥何必如是而後塞也歟書涉翻

知誥辭尚父丞相殊禮不受 閩皇城使判六軍諸衛

李倣專制朝政陰養死士

朝直遙翻

閩主昶與拱宸指揮使

林延皓等圖之延皓等詐親附倣倣待之不疑十一月

壬子倣入朝廷皓等伏衛士數百於內殿執斬之梟首

朝門

梟堅堯翻朝門正朝之門朝直遙翻

倣部兵千餘持白梃攻應天門

不克焚啓聖門奪倣首奔吳越詔暴倣弑君及殺繼韜

等罪告諭中外

此閩主之詔也

以建王繼嚴權判六軍諸衛以

六軍判官永泰葉翹為內宣徽使參政事

唐懿宗咸通二年分連江

及閩置永泰縣屬福州九域志在州西南三百五十里福州圖經云永泰縣唐永泰二年置以年號為名翹祈

消翹博學質直閩惠宗擢為福王友

閩主昶初封福王

昶以師

傳禮待之多所裨益宮中謂之國翁昶既嗣位驕縱不

與翹議國事一旦昶方視事翹衣道士服過庭中趨出

衣於既翻

昶召還拜之曰軍國事殷久不接對孤之過也翹

頓首曰老臣輔導無狀致陛下即位以來無一善可稱

願乞骸骨昶曰先帝以孤屬公

屬之欲翻

政令不善公當極

言奈何弃孤去厚賜金帛慰諭令復位昶元妃梁國夫

人李氏同平章事敏之女昶嬖李春鶯

昶求春鶯于陳后見上六月嬖

卑義翻又博計翻

待夫人甚薄翹諫曰夫人先帝之甥聘之以

禮奈何以新愛而弃之昶不悅由是疎之未幾復上書

言事

幾居豈翻復扶又翻

昶批其紙尾曰一葉隨風落御溝

批匹迷翻

筆題之也

遂放歸永泰

路振九國志葉翹斥歸永泰按九域志泉州有永春縣福州有永泰縣未

知孰是

以壽終

帝嘉馬全節之功

却蜀兵全金州之功也

召詣闕

劉延朗求賂全節無以與之延朗欲除全節絳州刺史

羣議沸騰帝聞之乙卯以全節為橫海留後

帝既聞之而不罪劉

延朗善善惡惡郭之所以亡也

十二月壬申以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充樞密使韓昭胤同平章事充護國節度使乙酉以

前匡國節度使同平章事馮道為司空時久無正拜三

公者

喪亂以來以它官兼領及檢校三公者有之無正拜者

朝議疑其職事盧文

紀欲令掌祭祀掃除

隋制三公參議國之大事祭祀則太尉亞獻司徒奉俎司空行掃除

盧文紀不深考遂以為司空職掌朝直遙翻

道聞之曰司空掃除職也吾何

憚焉既而文紀自知不可乃止

史言後唐雖自言纂唐舊服而文獻皆不足

閩主賜洞真先生陳守元號天師信重之乃至更易

將相

更工  
衡翻

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託言無不

從其門如市



資治通鑑卷二百七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編修臣閔懋大

謄錄監生臣徐維

謄錄監生臣于黃裳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資治通鑑卷二百

八十一

詳校官編修臣汪鏞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

宋 司馬光 撰

胡三省 音註



晉紀一

柔兆涓灘一年 石氏自代北從晉王起太原既又以太原起事而得中原太原治

晉陽契丹遂以晉命之故國號為晉

高祖聖文章武明德孝皇帝上之上

諱敬瑋姓石氏其父梟換雞本出於夷自朱邪歸唐從朱邪入居陰山其姓石不知其得姓之始五代會要曰晉既得天下祖衛大夫石碯



天福元年

是年十一月方改元即位

春正月吳徐知誥始建大

元帥府

吳命徐知誥為大元帥見上卷上年冬十月

以幕職分判吏戶

禮兵刑工部及鹽鐵

丁未唐主立子重美為雍

王

雍於用翻

癸丑唐主以千春節置酒

唐主以生日為千春節五

代會要曰帝以唐光啓元年正月十三日生既以晉元紀年故書潞王為唐主

晉國長公

主上壽畢辭歸晉陽

上時掌翻

帝醉曰何不且留遽歸

欲與石郎反邪石敬瑭聞之益懼

三月丙午以

翰林學士禮部侍郎馬肩孫為中書侍郎同平章

事肩孫性謹懦中書事多凝滯又罕接賓客時人目為三不開謂口印門也石敬瑭盡收其貨之

在洛陽及諸道者歸晉陽託言以助軍費人皆知其

有異志唐主夜與近臣從容語曰

唐主好與近臣夜語見上卷上年從千客

翻石郎於朕至親無可疑者但流言不釋萬一失歡何

以解之皆不對端明殿學士給事中李崧退謂同僚呂

琦曰

李崧時與呂琦同入直

吾輩受恩深厚豈得自同衆人一槩

觀望邪計將安出琦曰河東若有異謀必結契丹為援

契丹母以賞華在中國屢求和親但求前刺等未獲故

和未成耳

賞華契丹主阿保機長子也來降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求前刺見三年契丹

母謂述律后也

今誠歸前刺等與之和歲以禮幣約直十餘萬

緡遺之

遺唯季翻

彼必驩然承命如此則河東雖欲陸梁無

能為矣崧曰此吾志也然錢穀皆出三司宜更與張相

謀之

相息亮翻

遂告張延朗延朗曰如學士計不惟可以制

河東亦省邊費之什九

言什省其九

計無便於此者若主上

聽從但責辦於老夫請於庫財之外捃拾以供之

捃居運翻

它夕二人密言於帝帝大喜稱其忠二人私草遺契丹書以俟命久之帝以其謀告樞密直學士薛文遇文遇對曰以天子之尊屈身奉夷狄不亦辱乎又虜若循故事求尚公主何以拒之

唐自太宗以宗室女為公主下嫁諸蕃謂之和蕃公主其後回

統有功於中國至屈帝女以女之

因誦我昱昭君詩曰安危託婦人帝

意遂變

我昱唐人也能詩漢元帝以王昭君嫁匈奴後人憐之競為歌詩以言其事

一日急

召崧琦至後樓盛怒責之曰卿輩皆知古今欲佐人主致太平今乃為謀如是朕一女尚乳臭卿欲弃之沙漠

邪且欲以養士之財輸之虜庭

養士謂養兵也言其欲割養兵之財以和蕃

其意安在二人懼汗流浹背

浹即協翻

曰臣等志在竭愚以

報國非為虜計也

偽于翻

願陛下察之拜謝無數帝詔責

不已

詔古候翻又許候翻

呂琦氣竭拜少止帝曰呂琦強項肯視

朕為人主邪琦曰臣等為謀不臧願陛下治其臯多拜

何為

治直之翻

帝怒稍解止其拜各賜卮酒罷之

罷使出就所舍

自

是羣臣不敢復言和親之策

復扶又翻

丁巳以琦為御史中

丞蓋疎之也

呂琦為唐主所親事始二百七十七卷明宗長興元年御史中丞居外朝不得入直

禁中故  
曰疎

吳徐知誥以其子副都統景通為太尉副元

帥都統判官宋齊丘行軍司馬徐玠為元帥府左右司

馬閩主昶改元通文立賢妃李氏為皇后即李春鶯也尊

皇太后曰太皇太后靜江節度使同平章事馬希杲

有善政監軍裴仁煦譖之於楚王希範煦吁句翻言其收衆

心希範疑之夏四月漢將孫德威侵蒙桂二州蒙州本漢蒼梧

郡之荔浦縣隋分荔浦置隨化縣唐武德四年改為立  
山於縣置荔州尋改為恭州貞觀八年改為蒙州州東

蒙山山下有蒙水人多性蒙故也宋希範命其弟武安  
熙寧五年廢蒙州以立山縣屬昭州

節度副使希廣權知軍府事自將步騎五千如桂州希

杲懼其母華夫人

華戶化翻

逆希範於全義嶺

全義嶺在桂州全義縣即

始安嶺也

謝曰希杲為治無狀致寇戎入境

治直吏翻

煩殿下親

涉險阻皆妾之罪也願削封邑洒掃掖庭以贖希杲罪

灑所買翻又所賣翻掃素早翻又素報翻

希範曰吾久不見希杲聞其治行

尤異故來省之無它也

治直吏翻行下孟翻省悉景翻無他言無它故也

漢兵

自蒙州引去徙希杲知朗州

為希範殺希杲張本

高從誨遣使

奉牋於徐知誥勸即帝位

高從誨以區區三州介居唐吳蜀之間利其賞賜所向稱

臣諸國謂之高賴  
子其有以也夫

初石敬瑭欲嘗唐主之意累表自

陳羸疾

羸倫為翻

乞解兵柄移它鎮

兵柄謂北面馬步軍都總管之任

帝與

執政議從其請移鎮鄆州房暉李崧呂琦等皆力諫以

為不可帝猶豫久之五月庚寅夜李崧請急在外

請急請告

也薛文遇獨直帝與之議河東事文遇曰諺有之當道

築室三年不成茲事斷自聖志

諺魚變翻斷丁亂翻

羣臣各為身

謀安肯盡言以臣觀之河東移亦反不移亦反在旦暮

耳不若先事圖之

先悉薦翻河東事情凡在清泰朝野之人誰不知者其所以重於言重於



發懼言之則發大難之端在已而無以善其後耳清泰主鬱鬱于此久矣薛文遇一言當心遂決然而不顧

先是術者言國家今年應得賢佐出奇謀定天下

先悉薦翻

帝意文遇當之聞其言大喜曰卿言殊豁吾意成敗吾

決行之即為除目付學士院使草制

御筆親除付外行者謂之除目其經

宰相奏擬而行者亦謂之除目

辛卯以敬瑭為天平節度使以馬軍都

指揮使河陽節度使宋審虔為河東節度使

宋審虔從唐主起于

鳳翔故欲以之代敬瑭

制出兩班聞呼敬瑭名相顧失色

兩班謂文武官

班甲午以建雄節度使張敬達為西北蕃漢馬步都部

署趣敬瑭之鄆州

趣讀曰促天平節度治鄆州鄆音運

敬瑭疑懼謀於將

佐曰吾之再來河東也主上面許終身不代除

唐主此言當在

即位之初敬瑭入朝遣還鎮時也

今忽有是命得非如今年千春節與

公主所言乎我不興亂朝廷發之安能束手死於道路

乎今且發表稱疾以觀其意若其寬我我當事之若加

兵於我我則改圖耳

觀敬瑭此言則求援於契丹者本心先定之計也桑維翰之言正會

其意幕僚段希堯極言拒之敬瑭以其朴直不責也節

度判官華陰趙瑩勸敬瑭赴鄆州觀察判官平遙薛融

曰融書生不習軍旅都押牙劉知遠曰明公久將兵得

士卒心今據形勝之地士馬精彊若稱兵傳檄稱舉也帝

業可成奈何以一紙制書自投虎口乎掌書記洛陽桑

維翰曰主上初即位明公入朝主上豈不知蛟龍不可

縱之深淵邪古語有之魚不可脫于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然卒以河東復授

公卒子恤翻復扶又翻此乃天意假公以利器明宗遺愛在人主

上以庶孽代之羣情不附公明宗之愛壻今主上以反

逆見待此非首謝可免首式又翻但力為自全之計契丹素

與明宗約為兄弟今部落近在雲應

契丹牙帳自明宗長興三年屯捺刺

泊公誠能推心屈節事之萬一有急朝呼夕至何患無

成敬瑭意遂決先是朝廷疑敬瑭

先悉薦翻

以羽林將軍寶

鼎楊彥詢為北京副留守

寶鼎縣屬河中府漢之汾陰縣也唐玄宗開元二十一年

祀汾陰獲寶鼎由是更名九域志宋大中祥符四年改寶鼎為榮河縣在河中府北一百里

敬瑭將

舉事亦以情告之彥詢曰不知河東兵糧幾何能敵朝

廷乎左右請殺彥詢敬瑭曰惟副使一人我自保之汝

輩勿言也

按薛史稱楊彥詢為人沉厚當以此得全

戊戌昭義節度使皇甫

立奏敬瑭反

并潞二鎮接壤故知其事而先奏之

敬瑭表帝養子不應承

祀請傳位許王

許王從益明宗之子也

帝手裂其表抵地以詔荅

之曰卿於鄂王固非疎遠衛州之事天下皆知

謂敬瑭盡殺閔

帝從騎獨置帝于衛州也事見上卷清泰元年鄂王即謂閔帝潞王入立以太后令降閔帝為鄂王

許王

之言何人肯信壬寅制削奪敬瑭官爵乙巳以張敬達

兼太原四面排陳使

陳讀曰陣下同

河陽節度使張彥琦為馬

步軍都指揮使以安國節度使安審琦為馬軍都指揮

使以保義節度使相里金為步軍都指揮使以右監門

上將軍武廷翰為壕寨使

相息亮翻  
監古銜翻

丙午以張敬達為

太原四面兵馬都部署以義武節度使楊光遠為副部

署

為楊光遠殺張  
敬達降晉張本

丁未又以張敬達知太原行府事以

前彰武節度使高行周為太原四面招撫排陳等使光

遠既行定州軍亂牙將千乘方太討平之

漢置千乘國  
後改樂安郡

隋廢樂安郡置千乘縣唐屬青州九域  
志千乘縣在青州北八十里乘繩證翻

張敬達將兵三

萬營于晉安鄉

晉安鄉在晉陽城南薛  
史晉安寨在晉祠南

戊申敬達奏西

北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安審信叛奔晉陽審信金全之

弟子也敬瑭與之有舊

安氏羣從與石敬瑭本皆代北人

先是雄義都

指揮使馬邑安元信

先悉薦翻馬邑縣屬朔州

將所部六百餘人戍

代州代州刺史張朗善遇之元信密說朗曰吾觀石令

公長者

說式芮翻石敬瑭加中書令故稱為令公長知兩翻

舉事必成公何不潛

遣人通意可以自全朗不從由是互相猜忌元信謀殺

朗不克帥其衆奔審信審信遂帥麾下數百騎與元信

掠百井奔晉陽

帥讀曰率

敬瑭謂元信曰汝見何利害捨彊

而歸弱對曰元信非知星識氣顧以人事決之耳夫帝

王所以御天下莫重於信今主上失大信於令公親而

貴者且不自保

石敬瑭身為帝婿可謂親矣官為中書令建節總兵專制北面可謂貴矣況

疎賤乎其亡可翹足而待何彊之有敬瑭悅委以軍事

振武西北巡檢使安重榮戍代北

歐史安重榮為振武巡邊指揮使帥

步騎五百奔晉陽

帥讀曰率下同

重榮朔州人也以宋審虔為

寧國節度使充侍衛馬軍都指揮使

石敬瑭既不受代故使宋審虔領節

掌宿衛審虔唐主鎮鳳翔時牙將

天雄節度使劉延皓恃后族之勢

驕縱

劉延皓唐主后弟

奪人財產減將士給賜宴飲無度捧聖



都虞候張令昭因衆心怨怒謀以魏博應河東癸丑未  
明帥衆攻牙城克之延皓脫身走亂兵大掠令昭奏延  
皓失於撫御以致軍亂臣以撫安士卒權領軍府

臣以

當作已

乞賜旌節延皓至洛陽唐主怒命遠貶皇后為之

請

為于偽翻

考異曰廢帝實錄延皓皇后之姪按薛史唐餘錄歐陽史皆云延皓后之弟應州人也延朗

宋州虞城人也獨廢帝實錄云后姪今不取

六月庚申止削延皓官爵歸私

第辛酉吳太保同平章事徐景遷以疾罷以其弟景

遂代為門下侍郎參政事癸亥唐主以張令昭為右

千牛衛將軍權知天雄軍府事令昭以調發未集

調徒  
鈞翻

且受新命尋有詔徙齊州防禦使令昭託以士卒所留

實俟河東之成敗唐主遣使諭之令昭殺使者甲戌以

宣武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為天雄四面行營招討

使知魏博行府事

魏博恐當  
作魏州

以張敬達充太原四面招

討使以楊光遠為副使丙子以西京留守李周為天雄

軍四面行營副招討使石敬瑭之子右衛上將軍重

殷皇城副使重裔聞敬瑭舉兵匿於民間井中弟沂州

都指揮使敬德殺其妻女而逃尋捕得死獄中從弟彰

聖都指揮使敬威自殺秋七月戊子獲重殷重裔誅之

重直龍翻從才用翻

考異曰薛史七月己丑誅右衛

上將軍石重英皇城副使石重裔皆敬瑋之子也廢帝

實錄云石諱妹男尚食使重义供奉官重英與薛史不

同按重义敬瑋子即位後為張從賓所殺實錄誤也廣

本英作殷

今從之

并族所匿之家

庚寅楚王希範自桂州北

還

四月至桂州七月方還還從宣翻又如字

雲州步軍指揮使桑遷奏應

州節度使尹暉逐雲州節度使沙彥珣收其兵應河東

丁酉彥珣表遷謀叛應河東引兵圍子城彥珣犯圍走

出西山據雷公口明日收兵入城擊亂兵遷敗走軍城  
復安是日尹暉執遷送洛陽斬之 丁未范延光拔魏

州斬張令昭詔悉誅其黨七指揮 張敬達發懷州彰

聖軍戍虎北口 虎北口在汾水北彰聖軍本洛城屯衛兵也先是分屯懷州又自懷州發赴張

敬達軍前敬達又發之戍虎北口 其指揮使張萬迪將五百騎奔河東

丙辰詔盡誅其家 石敬瑭遣間使求救於契丹 間古菴翻

使疏吏翻時張敬達在代州雲應兩鎮亦不從敬瑭故遣使從間道趨契丹帳 令桑維翰草表

稱臣於契丹主且請以父禮事之約事捷之日割盧龍

一道及鴈門關以北諸州與之劉知遠諫曰稱臣可矣

以父事之太過厚以金帛賂之自足致其兵不必許以

土田恐異日大為中國之患悔之無及敬瑭不從

他日卒如

劉知遠之言為契丹入中國張本

表至契丹契丹主大喜

喜中國有釁之可乘也

白其母曰兒比夢石郎遣使來

其母即述律太后比毗至翻近也

今果

然此天意也

自是之後遠滅晉金破宋至大元奮起軒雖河滅金取宋一統天下今之疆理西越

益寧南盡交廣至於海外皆石敬瑭捐割關隘以啓之也其果天意乎

乃為復書許俟仲

秋傾國赴援

俟秋高馬肥而後進

八月己未以范延光為天雄

節度使李周為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 癸亥應州言

契丹三千騎攻城 張敬達築長圍以攻晉陽石敬瑭

以劉知遠為馬步都指揮使安重榮張萬迪降兵皆隸

焉知遠用法無私撫之如一由是人無貳心敬瑭親乘

城坐臥矢石下知遠曰觀敬達輩高壘深塹欲為持久

之計無它奇策不足慮也願明公四出間使間古覓翻使疏吏翻

經畧外事守城至易知遠獨能辦之易以鼓翻用兵之計攻城最下以敬

瑭知遠之守又有契丹之援而敬瑭執知遠手撫其背敬達欲以持久制之宜其敗也

而賞之 戊寅以成德節度使董溫琪為東北面副招

討使以佐盧龍節度使趙德鈞 唐主使端明殿學士

呂琦至河東行營犒軍犒苦到翻 楊光遠謂琦曰願附奏陛

下幸寬宵旰旰古按翻 賊若無援旦夕當平若引契丹當縱

之令入可一戰破也楊光遠之計狂王晏球定州之勝欲縱之令入而與之戰殊不知戰

無常勝而關隘不可不扼也尋而契丹徑入唐兵一戰而敗遂為所困矣 帝甚悅帝聞契丹

許石敬瑭以仲秋赴援屢督張敬達急攻晉陽不能下

每有營構多值風雨長圍復為水潦所壞竟不能合復扶

又翻壞音怪史言天方相  
晉張敬達無所施其力

晉陽城中日窘糧儲浸乏契若

丹之援不至  
晉不能支矣

九月契丹主將五萬騎號三十萬自揚

武谷而南

楊武谷在代州崞縣薛史陽武谷在朔州南  
考異曰代州今有楊武寨其北有長城嶺

聖佛谷今從漢高  
祖實錄作楊武

旌旗不絕五十餘里代州刺史張朗

忻州刺史丁審琦嬰城自守

九域志代州南至忻州一  
百六十里忻州南至太原

一百四十  
十里

虜騎過城下亦不誘脅

誘音  
酉

審琦洺州人也辛

丑契丹主至晉陽陳於汾北之虎北口

陳讀曰陣下同  
考異曰按幽

州北山口名虎北口亦名古北口此在太原而云陳於  
虎北口又云歸虎北口蓋太原城側別有地名虎北口



也先遣人謂敬瑭曰吾欲今日即破賊可乎敬瑭遣人

馳告曰南軍甚厚不可輕

唐兵自南來攻晉陽故謂之南軍

請俟明日

議戰未晚也使者未至契丹已與唐騎將高行周苻彥

卿合戰敬瑭乃遣劉知遠出兵助之張敬達楊光遠安

審琦以步兵陳於城西北山下契丹遣輕騎三千不被

甲直犯其陳唐兵見其羸爭逐之至汾曲

被皮義翻羸倫為翻汾曲

汾水之曲也

契丹涉水而去唐兵循岨而進契丹伏兵自東

北起衝唐兵斷而為二步兵在北者多為契丹所殺騎

兵在兩者引歸晉安寨契丹縱兵乘之唐兵大敗步兵

死者近萬人

近其斬翻

騎兵獨全敬達等收餘衆保晉安契

丹亦引兵歸虎北口敬瑭得唐降兵千餘人劉知遠勸

敬瑭盡殺之

唐兵雖敗其衆尚彊劉知遠懼降兵復叛歸故勸殺之

是夕敬瑭出

北門

出晉陽城北門也

見契丹主契丹主執敬瑭手恨相見之

晚

以前此未識面故然亦必石敬瑭之氣貌有以聳其瞻視也

敬瑭問曰皇帝遠來

士馬疲倦遽與唐戰而大勝何也契丹主曰始吾自北

來謂唐必斷雁門諸路

斷音短雁門有東陁西陁之隘險峻縣有陽武石門之隘伏

兵險要則吾不可得進矣

使張敬達等果知出此豈有晉安之困哉

使人偵

視皆無之

偵丑鄭翻

吾是以長驅深入知大事必濟也兵既

相接我氣方銳彼氣方沮若不乘此急擊之

言當乘初至之銳而

用其鋒也

曠日持久則勝負未可知矣此吾所以亟戰而勝

不可以勞逸常理論也敬瑭甚歎伏壬寅敬瑭引兵會

契丹圍晉安寨置營於晉安之南長百餘里厚五十里

多設鈴索吠犬人跬步不能過

長直亮翻厚戶茂翻索昔各翻吠房廢翻跬犬

崇翻半步也又司馬法曰一舉足曰跬跬三尺也

敬達等士卒猶五萬人馬萬

匹四顧無所之

兵法置之死地而後生若張敬達等能于圍落未合之時勉諭將士竭力致死

決戰勝負未可知也

甲辰敬達遣使告敗於唐自是聲問不復通

復扶又翻

唐主大恩遣彰聖都指揮使苻彥饒將洛陽步騎

兵屯河陽詔天雄節度使兼中書令范延光將魏州兵

二萬由青山趣榆次

青山即邢州青山口也趣七喻翻

盧龍節度使東

北面招討使兼中書令北平王趙德鈞將幽州兵出契

丹軍後

欲使趙德鈞自飛狐道出代州以斷契丹之後

耀州防禦使潘環糾合

西路戍兵

糾與糾同說文繩三合為糾故凡合集兵衆者謂之糾合糾集西路戍兵謂蒲潼以西諸

道戍兵也。由晉絳兩乳嶺出慈隰，共救晉安寨。契丹主移帳

於柳林。

柳林當在晉安寨南。

遊騎過石會關，不見唐兵。丁未，唐主

下詔親征。雍王重美曰：

雍於用翻。

陛下目疾未平，未可遠涉。

風沙臣雖童稚，願代陛下北行。帝意本不欲行，聞之頗

悅。張延朗、劉延皓及宣徽南院使劉延朗皆勸帝行。帝

不得已，戊申發洛陽。謂盧文紀曰：「朕雅聞卿有相業，故

排衆議，首用卿。」

相息亮翻。文紀，唐主清泰元年四月即位。七月，相盧文紀。

今禍難如

此，難乃

卿嘉謀皆安在乎？文紀但拜謝，不能對。已酉，遣

劉延朗監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符彥饒軍赴潞州為大

軍後援

大軍謂晉安寨之軍監古衙翻

諸軍自鳳翔推戴以來

推戴事見上卷

清泰元年驕悍不為用彥饒恐其為亂不敢束之以法

悍下罕翻

又侯旰翻兵驕而不為用與無兵同潞王以驕兵推戴而得天下亦以驕兵不為用而失天下固其宜也帝

至河陽心憚北行召宰相樞密使議進取方略盧文紀

希帝言言國家根本大半在河南胡兵倏來忽往不能

久留晉安大寨甚固況已發三道兵救之

謂范延光趙德鈞潘環三

帥之

河陽天下津要

北兵犯洛須自河陽渡河故云然

車駕宜留此鎮

撫南北且遣近臣往督戰苟不能解圍進亦未晚張延

朗欲因事令趙延壽得解樞務

趙延壽時為樞密使欲求解而未能

因曰

文紀言是也帝訪於餘人無敢異言者澤州刺史劉遂

凝鄴之子也潛自通於石敬瑭

應順初劉遂雍以長安拒王思同而迎路王者

亦劉鄴之子也是其兄弟隨時反復以求祿利白晝攫金見金而不見人者也

表稱車駕不可

踰太行

行戶剛翻澤州當太行之道

帝議近臣可使北行者張延朗

與翰林學士須昌和凝等

須昌即九域志鄆州所治之須城縣蓋後唐避李國昌諱

改須昌為須城而歐史與通鑑則仍舊縣名而不改也

皆曰趙延壽父德鈞以盧

龍兵來赴難

難乃旦朝

立遣延壽會之庚戌遣樞密使忠武

節度使隨駕諸軍都部署兼侍中趙延壽將兵二萬如

潞州辛亥帝如懷州以右神武統軍康思立為北面行

營馬軍都指揮使帥扈從騎兵赴團柏谷

帥讀曰率從才用朝九域

志太原府祁縣有團柏谷

思立晉陽胡人也帝以晉安為憂問策於

羣臣吏部侍郎永清龍敏請立李贇華為契丹主

唐如意元

年分安次縣置武隆縣景雲元年改曰會昌天寶元年改曰永清屬幽州匈奴須知永清縣在幽州東南一百七十里舜以龍為納言子孫以名為氏又或以為泰龍氏之後項羽將有龍且漢有龍伯高李贇華契丹主之



兄也明宗長興元年來降賜姓名時在洛陽

今天雄盧龍二鎮分兵送之

欲

范延光趙德鈞分兵送之

自幽州趣西樓朝廷露檄言之契丹主必

有內顧之憂

露檄者欲使契丹知之觀他日契丹述律太后責趙德鈞之言則龍敏之策為可行

唐主惜不用耳

然後選募軍中精銳以擊之此亦解圍之一策

也帝深以為然而執政恐其無成議竟不決帝憂沮形於神色但日夕酣飲悲歌羣臣或勸其北行則曰卿勿

言石郎使我心膽墮地

李嗣源舉兵向洛則莊宗為之神色沮喪石敬瑭阻兵拒命則

潞王自謂使之心膽墮地何平時之臨敵甚勇一旦乃惴怯如此也蓋莊宗之與明宗潞王之與晉祖皆同出

入兵間內揆其智力無以大相過而乘時用勢偶有不相及者則其氣先餒故也

冬十月壬

戌詔大括天下將吏及民間馬

將即亮翻

又發民為兵每七

戶出征夫一人

考異曰薛史云十戶今從廢帝實錄

自備鎧仗謂之義軍

期以十一月俱集命陳州刺史郎萬金教以戰陳

郎萬金當

時勇將也

用張延朗之謀也凡得馬二千餘匹征夫五千人

實無益於用而民間大擾

初趙德鈞陰蓄異志欲因

亂取中原

趙德鈞之志圖非望亦見潞王得之之易也

自請救晉安寨唐主

命自飛狐踵契丹後鈔其部落

鈔楚交翻

德鈞請將銀鞍契

丹直三千騎

趙德鈞在幽州以契丹來降之驍勇者置銀鞍契丹直

由土門路西

入帝許之趙州刺史北面行營都指揮使劉在明先將兵戍易州德鈞過易州命在明以其衆自隨在明幽州

人也德鈞至鎮州以董溫琪領招討副使邀與偕行

董溫

琪時鎮鎮州

又表稱兵少須合澤潞兵乃自吳兒谷趣潞州

吳兒谷在潞州黎城東北涉縣西南

癸酉至亂柳時范延光受詔將部兵

二萬屯遼州德鈞又請與魏博軍合延光知德鈞合諸軍志趣難測表稱魏博兵已入賊境無容南行數百里

與德鈞合乃止 漢主以宗正卿兼工部侍郎劉濬為

中書侍郎同平章事濬崇望之子也

劉崇望相昭宗

十一月

以趙德鈞為諸道行營都統依前東北面行營招討使  
以趙延壽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翰林學士張  
礪為判官庚寅以范延光為河東道東南面行營招討  
使以宣武節度使同平章事李周副之辛卯以劉延朗  
為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副使趙延壽遇趙德鈞於西

湯

歐史西湯作西唐薛史作西唐店

悉以兵屬德鈞唐主遣呂琦賜德

鈞敕告且犒軍

賜以諸道行營都統敕告也犒告到翻

德鈞志在併范延

光軍逗留不進詔書屢趣之

趣讀日促

德鈞乃引兵北屯團

柏谷口

癸巳吳主詔齊王知誥置百官以金陵府為

西都

前坊州刺史劉景巖延州人也多財而喜俠

許

記交結豪傑家有丁夫兵仗人服其彊執傾州縣彰武

節度使楊漢章無政失夷夏心會括馬及義軍漢章帥

步騎數千人將赴軍期

夏戶雅翻帥讀曰率

閱之于野景巖潛使

人撓之曰契丹彊盛汝曹有去無歸衆懼殺漢章奉景

巖為留後唐主不獲已丁酉以景巖為彰武留後

撓呼高翔

撓亂之也史言微發過甚強人以其所不堪適足為州里姦豪之資

契丹主謂石敬瑭

曰吾三千里赴難

難乃旦翻

必有成功觀汝器貌識量真中

原之主也

契丹主初來赴難石敬瑭出見之於晉陽北門此時固得之眉睫間矣及圍晉安軍中旦

暮見審之既熟然後發此言然味其言不徒取其氣貌又取其識量則其所謂觀者必有異乎常人之觀矣

吾欲立汝為天子敬瑭辭讓者數四將吏復勸進乃許

之復扶又翻

契丹主作冊書命敬瑭為大晉皇帝自解衣冠

授之

石敬瑭蓋以北服即位

築壇於柳林是日即皇帝位

考異曰廢帝

實錄閏月丁卯胡立石諱為天子於柳林誤也今從晉高祖實錄薛史契丹冊文

割幽薊瀛莫

涿檀順新媯儒武雲應寰朔蔚十六州以與契丹

儒州領晉

山一縣武州領文德一縣武州唐志有之儒州蓋晉王鎮河東所表置後唐明宗天成元年以興唐軍置寰州

領寰清一縣隸應州彰國節度人皆以石晉割十六州為北方自撤藩籬之始余謂鴈門以北諸州弃之猶有

關隘可守漢建安喪亂弃陘北之地不害為魏晉之疆是也若割燕薊順等州則為失地險然盧龍之險在營

平二州界自劉守光僭竊周德威攻取契丹乘間遂據營平自同光以來契丹南牧直抵涿易其失險也久矣

薊音計媯居為翻薊紆勿翻

仍許歲輸帛三十萬匹已亥制改長興

七年為天福元年

此清泰元年也而以為唐明宗長興七年以潞王為篡也

大赦敕

命法制皆遵明宗之舊以節度判官趙瑩為翰林學士

承旨戶部侍郎知河東軍府事掌書記桑維翰為翰林

學士禮部侍郎權知樞密使事觀察判官薛融為侍御

史知雜事節度推官白水竇貞因為翰林學士

白水縣屬同州

宋白曰白水縣漢栗邑又為漢衙縣春秋彭衙地後魏和平三年分澄城置白水縣南臨白水因名九域志在

州西北一百二十里

軍城都巡檢使劉知遠為侍衛馬軍都指揮

使

軍城謂河東軍城晉陽受圍之時劉知遠為都巡檢使

客將景延廣為步軍都

指揮使延廣陝州人也

陝失冉翻

立晉國長公主為皇后契



丹主雖軍柳林其輜重老弱皆在虎北口每日暝輒結

束以備倉猝遁逃

重直用翻暝莫定翻觀契丹在虎北口其所以自為備者與夫詐趙德鈞

之事其畏中國之心為何如哉

而趙德鈞欲倚契丹取中國至團柏踰

月按兵不戰去晉安纔百里聲問不能相通德鈞累表

為延壽求成德節度使

偽為于翻

曰臣今遠征幽州執孤欲

使延壽在鎮州左右便於應接

言延壽在常山則左可以應接薊門右可以應

接團柏

唐主曰延壽方擊賊何暇往鎮州俟賊平當如所

請德鈞求之不已唐主怒曰趙氏父子堅欲得鎮州何

意也苟能却胡寇雖欲代吾位吾亦甘心若玩寇邀君

但恐犬兔俱斃耳

戰國策曰韓子盧者天下之駿犬也東郭範者天下之狡兔也盧逐範環

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死于前犬廢于後田父見而并獲之德鈞聞之不悅閏月趙延

壽獻契丹主所賜詔及甲馬弓劍詐云德鈞遣使致書

於契丹主為唐結好說令引兵歸國

使疏吏翻為于偽翻好呼到翻說式

萬翻其實別為密書厚以金帛賂契丹主云若立已為帝

請即以見兵南平洛陽

見兵謂其父子見統之兵也見賢遍翻

與契丹為

兄弟之國仍許石氏常鎮河東契丹主自以深入敵境

晉安未下德鈞兵尚彊范延光在其東又恐山北諸州

邀其歸路

山北諸州謂雲應寰朔等州

欲許德鈞之請帝聞之大懼

虽使桑維翰見契丹主說之曰大國舉義兵以救孤危

一戰而唐兵瓦解還守一柵食盡力窮趙北平父子不

忠不信

趙德鈞封北平王故稱之言其不忠於唐不信於契丹也

畏大國之彊且素

蓄異志按兵觀變非以歿狗國之人何足可畏而信其

誕妄之辭貪豪末之利

秋毫之末言至細也

弃垂成之功乎且使

晉得天下將竭中國之財以奉大國豈此小利之比乎

契丹主曰爾見捕鼠者乎不備之猶或齧傷其手況大

敵乎

齧魚結翻

對曰今大國已扼其喉安能齧人乎契丹主

曰吾非有渝前約也

渝變也前約謂使晉帝中國

但兵家權謀不得

不爾對曰皇帝以信義救人之急四海之人俱屬耳目

屬之

奈何二三其命

左傳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季文子曰一年之間或

予或奪二三孰甚焉

使大義不終臣竊為皇帝不取也

為于偽翻

跪於

帳前自旦至暮涕泣爭之契丹主乃從之指帳前石謂

德鈞使者曰我已許石郎此石爛可改矣

龍敏謂前

鄭州防禦使李懿曰君國之近親今社稷之危翹足可

待君獨無憂乎懿為言趙德鈞必能破敵之狀

為于偽翻

敏

曰我燕人也

龍敏幽州永清縣人

知德鈞之為人怯而無謀但於

守城差長耳況今內蓄姦謀豈可恃乎僕有狂策但恐

朝廷不肯為耳今從駕兵尚萬餘人馬近五千匹

近其新翻

若選精騎一千使僕與郎萬金將之自介休山路夜冒

虜騎入晉安寨

郎萬金當時勇將也自介休山路達平遙則可得而至晉安寨將即亮翻冒莫

北但使其半得入則事濟矣張敬達等陷於重圍

重直龍翻

不知朝廷聲問若知大軍近在團柏雖有鐵障可衝陷

况虜騎乎懿以白唐主唐主曰龍敏之志極壯用之晚

矣

龍敏之策非不可行也其如兵驕而不可用何唐主老於行間蓋亦有見于此

丹州義軍

作亂逐刺史康承詢承詢奔鄜州

九域志丹州西至鄜州一百七十五里鄜

芳蕪

晉安寨被圍數月

是年九月晉安寨被圍被皮義翻

高行周苻

彥卿數引騎兵出戰

數所角翻

衆寡不敵皆無功芻糧俱竭

削梯淘糞以飼馬馬相啗尾鬣皆禿

梯方肺翻斫木札也木札已薄更削

之使薄使馬可啗淘糞者淘馬糞中草筋以飼馬飼祥吏翻啗徒濫翻禿他谷翻

歟則將士分

食之援兵竟不至張敬達性剛時謂之張生鐵

歐史曰張敬達

小字生鐵

楊光遠安審琦勸敬達降於契丹敬達曰吾受明

宗及今上厚恩

歐史張敬達明宗時為河東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欽州刺史屢遷彰國大同節

度使徙鎮武信晉昌故敬達自謂受厚恩也然明宗置武信軍於遂州尋為孟知祥所陷張敬達未嘗往鎮晉得中國始改長安為晉昌軍歐亦考之未詳也通鑑前書敬達自建雄節度代敬瑋建雄軍晉州也歐史誤以為晉昌耳又不知武信緣何而誤降戶江翻

為元帥而敗軍其罪已大況降

敵乎今援兵旦暮至且當俟之必若力盡執窮則諸軍

斬我首

軍當作君

攜之出降自求多福未為晚也

史言張敬達之志節

光遠目審琦欲殺敬達審琦未忍高行周知光遠欲圖

敬達常引壯騎尾而衛之敬達不知其故謂人曰行周

每踵余後何意也行周乃不敢隨之諸將每旦集於招

討使營甲子高行周苻彥卿未至光遠乘其無備斬敬

達首帥諸將上表降於契丹

帥讀日率

契丹主素聞諸將名

皆慰勞

勞力到翻下詔勞同

賜以裘帽因戲之曰汝輩亦大惡漢

北人謂南人為漢大惡猶今人謂桀烈者為得人憎也王昭遠所謂惡小兒亦此意不用鹽酪啗

戰馬萬匹光遠等大慙契丹主嘉張敬達之忠命收葬



而祭之謂其下及晉諸將曰汝曹為人臣當效敬達也

時晉安寨馬猶近五千

近其新翻

鎧仗五萬契丹悉取以歸

其國悉以唐之將卒授帝語之曰勉事而主

語牛倨翻而汝也

馬軍都指揮使康思立憤惋而死

惋烏貫翻

帝以晉安已降

遣使諭諸州代州刺史張朗斬其使呂琦奉唐主詔勞

北軍

北軍謂鴈門以北諸州固守之軍

至忻州遇晉使亦斬之謂刺史

丁審琦曰虜過城下而不顧其心可見還日必無全理

不若早帥兵民自五臺犇鎮州

自五臺縣東南至鎮州三百六十里即取飛狐

路也帥讀曰率下同

將行審琦悔之閉牙城不從州兵欲攻之琦

曰家國如此何為復相屠滅

復扶又翻

乃帥州兵趣鎮州

州兵

忻州兵也趣七喻翻

審琦遂降契丹

契丹主謂帝曰桑維翰盡

忠於汝宜以為相丙寅以趙瑩為門下侍郎桑維翰為

中書侍郎並同平章事維翰仍權知樞密使事以楊光

遠為侍衛馬步軍都指揮使

以楊光遠殺張敬達以晉安寨降故擢用之

以

劉知遠為保義節度使侍衛馬步軍都虞候帝與契

丹主將引兵而南欲留一子守河東咨於契丹主

謀事為咨

今北人以咨為重自行臺行者契丹主令帝盡出諸子  
移文書於內臺內省率謂之咨

自擇之帝兄子重貴父敬儒早卒帝養以為子貌類帝

而短小契丹主指之曰此大目者可也乃以重貴為北

京留守

契丹主知重貴之可異日景延廣果立之然所謂可者言於帝諸子中為可耳契丹主固窺之

矣

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以留守為尹為帥循唐之舊制也

契丹以其將

高謨翰為前鋒與降卒皆進

降卒唐晉安寨之兵也

丁卯至團柏

與唐兵戰趙德鈞趙延壽先遁苻彥饒張彥琦劉延朗

劉在明繼之士卒大潰相騰踐死者萬計已巳延朗在

明至懷州唐主始知帝即位楊光遠降衆議以天雄軍

府尚完契丹必憚山東未敢南下

天雄軍在太行山之東

車駕安

幸魏州唐主以李崧素與范延光善

時范延光鎮魏州

召崧謀

之薛文遇不知而繼至

李崧薛文遇同在直文遇不知獨召崧以為並召也故繼崧而

至唐主怒變色崧躡文遇足

躡尼輒翻

文遇乃去唐主曰我

見此物肉顛

顛之賤翻肉寒動為顛

適幾欲抽佩刀刺之

幾居希翻刺七

亦崧曰文遇小人淺謀誤國刺之益醜

唐主得薛文遇於起事之初及

即位使之豫謀沮李崧等和契丹之計及贊唐主移鎮天平皆文遇為之也今事敗而歸咎焉

崧因

勸唐主南還

還從宣翻  
又如字

唐主從之洛陽聞北軍敗

北軍  
謂趙

德鈞苻彥饒等  
屯國柏之兵

衆心大震居人四出逃竄山谷門者請

禁之

門者洛城  
守關者也

河南尹雍王重美曰國家多難

難乃  
旦翻

未

能為百姓主又禁其求生徒增惡名耳不若聽其自便

事寧自還乃出令任從所適衆心差安

還從宣翻重美  
之識度蓋亦異

乎庸常卒之父子俱歿自古以來負  
才識而不得展以歿于多難者多矣

壬申唐主還至河

陽命諸將分守南北城

河陽有南北中渾三城  
守南北城所以衛河橋

張延朗

請幸滑州庶與魏博聲勢相接唐主不能決趙德鈞趙

延壽南奔潞州唐敗兵稍稍從之其將時賽帥盧龍輕

騎東還漁陽

賽先代翻帥讀曰率漁陽即謂幽州唐人多言之安祿山反於幽州南向京輔白居

易歌之以為漁陽  
聲鼓動地來是也

帝先遣昭義節度使高行周還具食

使還潞州先  
供頓以待軍

至城下見德鈞父子在城上行周曰僕與

大王鄉曲

趙德鈞封北平王故高行周稱之為大王德鈞幽州人行周媯州人皆燕人也故云鄉曲

敢不忠告城中無斗粟可守不若速迎車駕甲戌帝與

契丹主至潞州德鈞父子迎謁於高河契丹主慰諭之

父子拜帝於馬首進曰別後安否帝不顧亦不與之言

以其欲爭為帝恨之也

契丹主問德鈞曰汝在幽州所置銀鞍契

丹直何在德鈞指示之契丹主命盡殺之於西郊

潞州西郊

也凡三千人遂瑣德鈞延壽送歸其國

瑣與鎖同

德鈞見述

律太后悉以所齎寶貨并籍其田宅獻之太后問曰汝

近者何為往太原德鈞曰奉唐主之命太后指天曰汝

從吾兒求為天子何妄語邪

言德鈞舉兵往太原欲從契丹主求為帝耳何乃妄

言奉唐主之命邪

又自指其心曰此不可欺也又曰吾兒將行

吾戒之云趙大王若引兵北向渝關亟須引歸太原不

可救也汝欲為天子何不先擊退吾兒徐圖亦未晚

徐圖

謂徐圖為天子也

汝為人臣既負其主不能擊敵又欲乘亂邀

利所為如此何面目復求生乎德鈞俛首不能對

復扶又翻

俛音免以正義責之故不能對

又問器玩在此

謂德鈞所齎以獻者也

田宅何在

德鈞曰在幽州太后曰幽州今屬誰曰屬太后太后曰

然則又何獻焉

此即魏王繼岌留王宗弼所獻謂此皆我家物之意

德鈞益慙自

是鬱鬱不多食踰年而卒張礪與延壽俱入契丹契丹

主復以為翰林學士

張礪唐明宗時為翰林學士唐主遣礪督趙延壽進軍于團柏由是



與延壽俱入契丹卒以病中國

帝將發上黨契丹主舉酒屬帝曰

屬之欲翻

余遠來狗義今大事已成我若南向河南之人必大驚

駭汝宜自引漢兵南下人必不甚慰我令太相溫將五

千騎衛送汝至河梁

按吐蕃契丹皆大太相河梁即河陽橋

考異曰廢帝實錄作高謨

翰范實陷蕃記作高模翰歐陽史作高牟翰蓋蕃名太相溫漢名高謨翰今從晉高祖實錄

欲與之

渡河者多少隨意余且留此俟汝音聞

聞音問

有急則下

山救汝

下山下太行也

若洛陽既定吾即北返矣與帝執手相

泣久之不能別解白貂裘以衣帝

貂出於北方黑貂之裘南方猶可致白貂

之裘南方鮮有之陸佃埤雅曰貂亦鼠類緝毛者也其皮煖於狐貉衣於既翻

贈良馬二十匹

戰馬千二百匹曰世世子孫勿相忘又曰劉知遠趙瑩

桑維翰皆創業功臣無大故勿弃也初張敬達既出師

唐主遣左金吾大將軍歷山高漢筠守晉州

河中府河東縣有歷

山薛史高漢筠齊州歷山人當從之張敬達以晉州帥出專征太原故使高漢筠守晉州敬達死建

雄節度副使田承肇帥衆攻漢筠於府署

帥讀曰率

漢筠開

門延承肇入從容謂曰僕與公俱受朝寄

從千容翺朝直遙翻下同

何相迫如此承肇曰欲奉公為節度使漢筠曰僕老矣

義不為亂首歿生惟公所處

處昌呂翻

承肇目左右欲殺之

軍士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奈何害之承肇乃

謝曰與公戲耳聽漢筠歸洛陽帝遇諸塗

高漢筠蓋自晉州出舍口

至河陽而帝自太行南下故遇諸塗

曰朕憂卿為亂兵所傷今見卿甚喜

符彥饒張彥琪至河陽密言於唐主曰今胡兵天下

河水復淺

復扶又翻

人心已離此不可守已丑唐主命河陽

節度使裴從簡與趙州刺史劉在明守河陽南城遂斷

浮梁

斷音短

歸洛陽遣宦者秦繼旻皇城使李彥紳殺昭

信節度使李贇華於其第

李贇華契丹主之兄故殺之

已卯帝至

河陽莫從簡迎降舟楫已具

唐主雖斷河梁而莫從簡具舟楫以濟晉兵降戶江

翻彰聖軍執劉在明以降

彰聖軍蓋留戍河陽者

帝釋之使復其

所唐主命馬軍都指揮使宋審虔步軍都指揮使符

彥饒河陽節度使張彥琪宣徽南院使劉延朗將千餘

騎至白馬阪行戰地

白司馬阪也在洛陽北史逸司字行下孟翻

有五十餘

騎奔于北軍

此北軍謂晉兵從太原至河陽者也

諸將謂審虔曰何地不

可戰誰敢立於此

言人心已離也

乃還

還從宣翻又如字

庚辰唐主又

與四將議復向河陽

四將即謂宋審虔等四人復扶又翻

而將校皆已飛

狀迎帝帝慮唐主西奔遣契丹千騎扼澠池

澠彌充翻

辛巳

唐主與曹太后劉皇后雍王重美及宋審虔等攜傳國

寶登玄武樓自焚

年五十一宋審虔與唐主起事於鳳翔親將也故與之俱死雍於用翻

皇后積薪欲燒宮室

此皇后謂唐主劉皇后

重美諫曰新天子至

必不露居它日重勞民力

重勞直用翻

死而遺怨將安用之

乃止王淑妃謂太后曰事急矣宜且避匿以俟姑夫

太后

曹太后也姑夫謂帝也皇后曹太后之女故王淑妃使之避匿以俟帝來

太后曰吾子孫婦

女一朝至此

子謂唐主孫謂重美婦謂劉后女謂唐主之女

何忍獨生妹自勉

之淑妃乃與許王從益匿於毬場獲免是日晚帝入洛

陽止于舊第唐兵皆解甲待罪帝慰而釋之帝命劉知

遠部署京城知遠分漢軍使還營館契丹於天宮寺

館古

翻玩城中肅然無敢犯令士民避亂竄匿者數日皆還復

業

史言劉知遠之才畧

初帝在河東為唐朝所忌中書侍郎同平

章事判三司張延朗不欲河東多蓄積凡財賦應留使

之外盡收取之

唐制諸州財賦為三一上供輸之京師以供上用也二送使輸送於節度觀察

使府三留州留為州家用度其後天下悉裂為藩鎮支郡則仍謂之留州會府則謂之留使朝直遙翻使疏吏

翻帝以是恨之壬午百官入見見賢獨收延朗付御史

臺餘皆謝恩

漢馮衍有言在人惡其罵我在我欲其罵人也既誅又悔之則無及矣

下以禍亦非所以勸居官奉職甲申車駕入宮大赦應

中外官吏一切不問惟賊臣張延朗劉延皓劉延朗姦

邪貪猥罪難容貸中書侍郎平章事馬肩孫樞密使房

曷宣徽使李專美河中節度使韓昭胤等雖居重位不

務詭隨並釋罪除名中外臣僚先歸順者委中書門下

別加任使劉延皓匿於龍門

九域志河南府河南縣有龍門鎮

數日自

經死劉延朗將犇南山

洛城之南山即伊陽諸山

捕得殺之斬張延

朗既而選三司使難其人帝甚悔之

閩人聞唐主之

亡歎曰潞王之罪天下未之聞也將如吾君何

史言閩人怨毒

其君十二月辛酉朔帝如河陽餞太相溫及契丹兵歸

國追廢唐主為庶人

丁亥以馮道兼門下侍郎同

平章事

曹州刺史鄭阮貪暴指揮使石重立因亂殺

之因亂者因中原之亂也史言貪暴之人不唯難免於治世亦難免於亂世

族其家

辛卯



以唐中書侍郎姚顗為刑部尚書 初朔方節度使張

希崇為政有威信民夷愛之興屯田以省漕運在鎮五

年求內徙唐潞王以為靜難節度使

難乃旦翻

帝與契丹修

好恐其復取靈武

契丹既得燕雲恐其乘勢又取靈武好呼到翻復扶又翻

癸巳復

以希崇為朔方節度使

初成德節度使董溫琪貪暴

積貨巨萬以牙內都虞候平山祕瓊為腹心

平山縣屬鎮州本隋

所置房山縣唐天寶末安祿山反玄宗改鹿泉縣為溫獲鹿房山縣為平山九域志平山在州西六十五里

琪與趙德鈞俱沒於契丹

趙德鈞邀董溫琪同救晉安與之俱沒

瓊盡殺

溫琪家人瘞於一坎而取其貨

象有齒而焚其身賄也為祕瓊為范延光所殺

張本瘞於計翻

自稱留後表稱軍亂

同州小校門鐸殺節度

使楊漢賓焚掠州城

河南官氏志後魏改叱門氏為門氏又有吐門氏改為門氏又有庫

門氏改為門氏校戶教翻

詔贈李蕢華燕王

燕於賢翻

遣使送其喪歸

國張朗將其衆入朝

帝初起事張朗守代州不從將即亮翻

庚子以

唐中書侍郎盧文紀為吏部尚書以皇城使晉陽周瓌

為大將軍充三司使瓌辭曰臣自知才不稱職

稱尺證翻

寧

以避事見弃猶勝冒寵獲辜帝許之帝聞平盧節度

使房知溫卒遣天平節度使王建立將兵巡撫青州

以虞

變也將即

亮翻下同

改興唐府曰廣晉府

後唐改魏州為興唐府晉興又改為廣晉

府以易世而

易府名也

安遠節度使盧文進聞帝為契丹所立

自以本契丹叛將

盧文進自契丹來奔見二百七十五卷明宗天成元年

辛丑奔

鎮奔吳

九域志安州東至黃州四百里東南至鄂州三百六十里黃鄂皆吳土也

所過鎮戍

召其主將告之故皆拜辭而退

徐知誥以鎮南節度

使太尉兼中書令李德誠德勝節度使兼中書令周本

位望隆重欲使之帥衆推戴本曰我受先王大恩

周本所言

先王謂楊行密也帥讀曰率

自徐溫父子用事恨不能救楊氏之危

又使我為此可乎其子弘祚強之

強其兩翻

不得已與德誠

帥諸將詣江都表吳主陳知誥功德請行冊命又詣金

陵勸進宋齊丘謂德誠之子建勳曰尊公太祖元勳

吳楊

行密廟號太祖

今日掃地矣於是吳宮多妖

吳宮謂江都宮妖一遙翻

吳主

曰吳祚其終乎左右曰此乃天意非人事也高麗王

建用兵擊破新羅百濟於是東夷諸國皆附之有二京

六府九節度百二十郡

王建得高麗見二百七十一卷梁均王龍德三年

資治通鑑卷二百八十